

暮色中

菊凡著



游
牧
兄
指
正

弟

菊凡

18.8.78

暮色中

菊凡著



本書獲得雪蘭莪中華大會堂出版基金贊助出版

自序

我知道要寫出一篇沒有疵瑕的短篇小說，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況我是個對寫小說認識並不够深，對人生經驗不够廣的人。雖然如此，我却也不願就此而擱筆不寫。許多人把小說當作是一種發洩的工具，或更甚的，把它當作是一種宣傳主義的東西，因而把寫小說認為只是一種信手寫來，有頭有尾即可的玩意。我是不贊同這種太狹窄的文藝觀點的。文藝，並非那樣簡單的東西。

在我這本集子里，我並無意試圖標新立異，我只試圖通過我認為最適合於表現小說中人物的處境，思想及感受的方式來寫各方面的題材，這樣而已。老實說，我一向很苛求自己，但由於我的文學修養極有限，因此，常有眼高手低的感覺，這是我自知的。

我平時對別人寫的小說，在內容或技巧上都很苛求。我也渴望讀者對我有所苛求，我想，在互相苛求之下，才會有進步。其實，誠意的苛求，也應是一種愛心，我欣賞它。一個創作者，必定要有勇氣面對讀者的要求，寫出越來越好的作品。我自然希望自己能夠堅守這個信念。

目錄

103 95 89 77 69 61 55 37 29 23 15 5 1

彩球	玻璃	暮色中	玩具火車與木葉蠟	叛	女人	虎牙	鐵軌	老人與狗	頒獎日	浮屍	羊齒類盆栽	空午	自序
----	----	-----	----------	---	----	----	----	------	-----	----	-------	----	----

空午

屋子里面是空空利利的，幾株陽光，直挺挺地從屋頂的破洞中穿進來，掉在破了許多窟窿的地上。很寬大的廳前，牆上掛着那個又古舊又被蛀蟲吃得存下個空壳的掛鐘，只要稍爲一震動，它便會分屍地落下來。它早不知在那一個日子裡死去了。像個木乃伊。長針和短針也靜落地垂直地指着6字。左邊的牆上掛着幾張已褪了色的照片，灰塵早已把它們掩蓋了，使玻璃底下的人像，永遠無法笑得自然。活潑。雖然這樣，可是後樓卻還可以辨得出那是已作古三年的爸爸；那個是爲了養家而成天在七英里外替人除野草的媽媽；那個是去年跟女人私奔了的哥哥；另一個是在遠地工作的二哥；最後一個是她自己。一個白天除了上學，下午回來沒有大人照顧的女孩子凌凌，今年才十一歲。

凌凌呆呆地坐在桌旁。

照片背後，傳來噁噁啞啞的壁虎叫喚聲。屋樑上和柱子中，忽傳出噁噁噁的蛀蟲笑聲，單調而煩躁。屋外風吹過了，後門那裡紅毛丹樹，嘩啦嘩啦地搖盪。像是魔鬼從那邊跨過似的，令人聽了心悸。樹上的紅毛丹，紅得發紫了。可是凌凌打不開胃口去嚐它。我要留給老師吃，她對自己說。那裡香

石榴，風過處，靜靜地拍地跌落滿地。要是老師來我家，我必要把那些青的，轉的，大粒的，採給他。一隻尾巴脫盡了羽毛的老公雞，悠閒地啄食地上那個熟得發出臭味來的大木瓜。木瓜雖便宜，可是富有營養，老師最喜歡吃的。木瓜轆上還有兩粒熟了一半的大木瓜，應酬給老師，凌凌對自己說。可是，老師會來我家嗎？他雖然說過很多次要來，但都沒有來過。如果我去邀他來，如果我去請他來，他一定會來的，現在去請他來最合適了。媽媽隨我玩到傍晚。可是，媽媽不准我去老師的家。媽昨晚說：明天就別去老師的家了，常去打擾人家，會使人生厭的，再說，再說妳老師不是個色……。那隻老公雞無緣無故地咕咕了聲，把凌凌的思緒給打斷了。外面風又再刮過了，但無法刮走滿屋滿心底的落寞。

……那年紀雖小，可是個子却長得比年齡要大得多，妳要戒戒小心，不要讓老師摸妳的身體，不要貪吃老師請的東西，像三條路的小珠，被人拐走了！像六條路的阿蘭，給人騙到膠林里去亂來。……騙到膠林里去怎樣亂來？媽媽沒有解釋，當然亂來一定是壞事。可是，這些跟老師有什麼關係？跟我又有什麼關係？老師又不騙我，老師只是愛惜我，老師摸我的頭，拍我的背，我有說不出的幸福。我一個人呆在家裏好寂寞好害怕啊。我要去老師的家玩。最後，媽媽說，無論如何，不准單獨一個人去。可是，別的同學都不願跟我好，不願跟我一同去找老師。那妳就別去。媽媽說，不去怎麼行呢？我怕這又古老又破舊又冷清的家呀！

她拖著步子，走到階前，坐在石階上，雙手托住腳，雙肘支在雙膝上，望著藍天，一朵朵的白雲，白得太可愛了，它們在陽光中舒捲著，越變越大，成大紙棉薄，然後，空靈靈地飄走了。寂寞如硫酸，侵蝕她的心靈。一隻蚊子，在她的小腿上咬得滿趾紅腫，癢不起來。但她並不知道。去找老師吧？媽媽知道是要挨打的，不聽媽的話？咳，唉，還是不去吧！她站起來，拖著沉重的雙腿，步入空寂的屋子。

四周死了的空氣包圍著她，心兒給壓得好像好難受。爸爸還沒有去世之前，每天媽媽都在家中做活，有時也講些古老古老的二十四孝故事來聽聽。大哥雖然在外頭工作，至少每個星期六還會回家來，唱歌吹口琴；二哥那些日子中，還在唸書。所以，那些日子中，凌凌不情不願寂寞不情害怕；讀書也有心情，成績也不壞。後來只留下凌凌一個人了，凌凌突然失了溫暖，失去了快樂。啊！啊！不要想得太多了，還是拿出白雪公主來看吧。壁虎又噁噁地互相追逐；外面風兒又陣陣的刮過；柱子內的蛀蟲還是噁噁地爬。隔壁傳約傳來三响鐘聲。妳可以每天三點鐘後，帶著包來我家，做完功課，我就給妳聽唱片，看電視。老師這樣對她說。我們要處處小心，不要受那些東西引誘，才不會上人家的當。媽媽這樣對她說。聽媽媽的話，媽媽只有妳這麼一個可愛的女兒，如果不聽媽的話，媽便要傷心地哭的。好啦，不去，不去！今天決定不去找老師了。她把桌上的茶飯拿起來，倒出一點茶在桌面上，用食指點了茶，在桌面畫一個輪型，加上眼睛，鼻子，嘴，然後加上一副近視眼鏡，這便是老師

·我的敏任老師。她抬頭看看牆上掛着的爸爸的相片，如果他是爸爸，那該是多好啊！

那天，老師牽着她的小手說：妳就做我的女兒吧。她感到一股溫暖流在她心底，她羞答答地說，低低地：好，好。可是當她回家告訴媽媽這件事時，媽媽卻很不以為然，她沉住氣說：淩淩，妳還是少去找他玩。他對妳不懷好意也說不定。

媽媽要淩淩守住這又大又空洞的屋子，自己却一早便抬着擔頭到外頭去工作，傍晚才帶着滿身臭汗及泥土回來。她不知道一個小孩子白天一個人在家裏，有多麼的難受！現在才三點多，離開傍晚還很久很久呢！

那隻禿身的公雞，又無趣無故的喔喔啼啼起來。那聲音在屋內迴轉。她下意識地走出門來，返身把門關上。管他吧，媽媽不懂一個人在家的苦悶，管他呢，媽媽不曉得我一個人獨自在家的多麼的無聊，多麼的恐懼，多麼的不自在啊！尤其是在午後三點。

……妳老師會不會是個心理變態的人呢？妳老師會不會對妳別有居心呢？……淩淩，妳還是不好去找他玩。我不贊，我要去，我要給他做女兒，我要把他屋內所有的東西都送給他。老師是個好人。長大後，我要結婚給他。我喜歡他。我一定要去找他玩。

淩淩走着，想着，很懂事似地對自己說。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

羊齒類盆栽

房子並不大·一張床、一張書桌、一個衣櫃，便把房子塞得滿滿了。可是，她卻感到這房子好像太空洞了。風為什麼不來活躍一下？太靜了，沒半點生氣。她放下了手提包，坐在桌前，眼光凝注在那樣已枯萎了的羊齒類盆栽上。紅紅的夕陽，把紅光投射在緊閉着的玻璃窗上，照着她的手，撫着她的髮，吻着那枯萎了的羊齒類盆栽。

離開這房子只一個星期，而現在一切的東西便似乎很陌生了。那自己視為寶貝的盆栽，也變了，離開她遠去了。她伸出微微發抖的手，去觸摸那盆栽，突然又縮回手，無力地跌落在椅子扶手上。

紅艷的太陽下山去了。她追到窗前去，推開了窗門伸頭出去看。落下去了。夜幕就要落下來了。黑黑的暮色很快便落下來了。風死到那裏去了？一切都死去了，我也應該跟着死去，死了一切便沒有了。其實，妳這種年紀，甚麼骨頭都不懂，應該好好求學的時候，却去搞這些大人們的事，真荒唐透頂啦，這真是個令人笑話的事！她腦子裏響着大姨的話。她用力地呼着氣。眼前的東西漸漸地被夜色籠掩過去。她用力地舉手扯亮電燈後，又讓手跌落身旁。雙眼又觸及那枯萎了的羊齒類盆栽。

它本來是青翠可愛的，直挺挺地站着，看了就令人喜愛。它是與衆不同的，它不像人家中都有

的萬年青。它是她最心愛的東西了，它是代表着一個人，那個使她心中翻滾過大淚的人。

澤玲，恭喜妳，考得真好。那天，L.C.E.成績放榜時，她果然考了個甲等，學校中高掛着的名榜上，第一個名字就是她，張澤玲，七個A。她站在榜前，靜靜地欣賞着自己高懸着的芳名，腦子裏正在想着些甚麼的時候，突然，她站在後面，拍拍她的肩膀，溫柔地對她說：她一時心驚得厲害，本想數個個，對他說些甚麼，可是却說不出甚麼來，只好回頭對她甜甜地笑。他爲甚麼不把手搭在我肩土不要拿開，那麼多好多甜甜啊！他爲甚麼只這麼拍拍兩下便把手收了回去？他爲甚麼不站近一些？她心中暗自盤問着，她多想假使在她懷中，緊緊地擁着她啊！她用着發抖的聲音說：謝謝你。她多麼的想親蜜地叫他的名字，或是單單叫他的姓。但是她不敢，她記得上個星期他還說：有些同學只叫老師的姓名，這是很不好的，沒有禮貌的。在學校中，對任何一個教師都要稱呼老師。因此，她就不好再叫他姓的姓名。她只好心中大叫一聲：小趙，小趙，子明，親愛的趙子明！

趙子明是去年才來的，他是來替那個帥哥李新泉的。李新泉那個傢伙早就該退休了，每個同學都不喜歡聽他那漸漸衰壞的喉嚨發出來的沙啞聲音，令人聽了不是想睡便是想罵，他所教導的數學及歷史，使人一想到他的聲音便不願多聽一下。現在換了趙子明，這個長得英俊舉止又大方十足美男子的年青人，他的聲音很堅實，似乎一粒一粒抓得住的東西。每個同學都被他清脆的聲音吸引著，而死

命去做數學，死命地去讀歷史，賣命去找參考書。她依稀記得有人說過：一個教師的外型、舉止、談吐，對學生的學習情緒，是有很大的影響。這話很對。她就是因爲他而整天浸在數學和歷史之間。他只教了短短的半學期，全班同學大多數都進步得驚人。尤其是她，爲了聽他的贊許，爲了要他拍肩膊，（被他拍拍肩膊時，她是感到很幸福很幸福的）所以，她必須考到名列前茅。

他來了不久，班上好多位同學都想借故和他接近，明明會做的習題，也故意留在下課後，挨在他身旁，假裝不懂地向他請教。張澤玲對那些同學的舉止，感到妒忌萬分，但當自己這麼做時，心中却甜得忘了一切。後來，她知道高二高三的同學，也常愛去找他。她想，如果自己再壓不起勇氣比他們先登一步，那麼，她就會失去一切，拋棄一切。所以，她決定了怎麼做。

趙老師，我想在下午請你補習功課。一天，她這麼偷偷摸摸的對趙子明低聲說，臉兒像兩塊了火出來。

如果真的有興趣當然好。他說。

來我房子好嗎？就在學校對面那間紅色的洋樓上，我租的，自己住。她心跳着，手心淌着汗。我看，在學校吧，反正下午不用上這教室。下午四點到五點之間我得空。

補習開始時，她是裝得很用心的做習題。過了幾天，她覺得應該進一步表示了。她把右腳架在左腳上，裙子拉得很高，現出大腿來，可是

他並沒有注意這點；又一天，她把胸前約衣鬆離開着，可以讓對方看見她潔白的胸部和潔白的乳罩穿得緊緊的。

潔玲，妳忘了把鈕扣扣上了，以後要小心。他像是自己的父親。爲甚麼要這樣待我？四周靜靜的，小跑。她真想賞他一個巴掌，又想索性叫他替自己扣上鈕扣。她說見他那天林朝秀拉好肩上的拉鍊。當時，她就會想走過去把朝秀的整件衣扯破下來。但總沒有做出自己心中想做的事，只好低頭扣了鈕扣。

她……老師，你喜歡甚麼顏色？

問這幹嗎？

我想爲你編裝一件紙衣。

潔玲，妳能叫多幾位同學一起來補習嗎？

她覺得自尊心受了傷害，又氣又後悔。他一定是避免和自己單獨在一起，所以才會提出這問題。可是，爲什麼他要這樣？爲什麼裝成這樣道貌岸然？我不能，我絕對不能。她似乎要哭出來了，她似乎失去了安全感，似乎被他拘禁了。

過後，她沒有再去補習，她突然覺得很孤獨很寂寞。她的功課開始退步。她討厭每一位同學。她心中覺得像她打結了的紙條。有時，他在講解甚麼，她也聽不見，眼光却跟隨着他的影子走過來溜過

去。

潔玲，妳還年少，應該用功讀書。妳能讓我知道，妳有甚麼使妳煩惱的事嗎？那是課後，他把她叫住了，對她這麼說。她只搖搖頭，假裝湧了出來。她從沒想到自己這麼容易淪落。問你自己，問你自己。她瞪了他一下，心中叫着，很想撲到他懷中去捨泣。

潔玲，我是妳老師，妳應該把我當作兄長看待。

不！不！她只好撲到在那冷冰冰、硬硬的書桌上哭了起來。

我是老師，我得平等地對待每一位同學，照顧每一位同學。潔玲，妳明白我的意思嗎？

她沒有答話，她揩乾了淚水，握起書包，便往外走。

她想到這裏，突然窗外閃起了一刺目的電光，接着響了一下由遠而近的雷聲。沒有半點的風，相信只是空雷無雨的種了。她想起那是另一個傍晚，她忍耐不住心中的煩悶，孤寂，她想：鼓氣勇氣向他表白一切吧，如果失敗，便退學算了。她想起一本所謂新潮派的小說中的女主角來。她也要這麼做。她又想起楊天威小說中的許多故事，使連小說中的故事，也想到瓊瑤小說中的故事。追求愛情是正當少女的現象，她受了故事人物的影響，她顧不了矜持，自尊心，去向他表示：失敗，便退學。她不理大雨是不是要來了，她認爲大雨也許會製造更好的機會。她步向他的宿舍。

她……老師，她抖着聲音。

啊，是妳，深玲。他的聲音永遠是使人愛戀的。他急忙站了起來，穿上一件外衣。真客氣，真是道貌岸然。她想。其實，你有強壯的身體，幹嘛怕人看？我真喜歡看那一塊塊的肌肉呢。

有甚麼事嗎？

很悶，找你談談。她舉着很風趣的口吻說。可是馬上感覺不妥，低下了頭，改口說，我是來向妳，向你表明，表明我——我是來向你請教的。我，我不想讀書了。

爲甚麼？有甚麼不如意的事嗎？

沒沒有，我只是覺得不快樂。

傻孩子，年紀輕輕的，竟舉人家胡扯。深玲，別亂想，妳應該好好地讀書，求上進。妳是個聰明的孩子，不要因爲一些小事情丟了學業。

小事？她還說小事。她閃閃眼睛，不知怎的，一面對着他，便說不出心中準備好了的話。她把眼光從他桌上的簿子，閃過他的臉，停留在書桌上那盆栽上。

深玲，我希望妳好好的繼續讀下去。

我會的，如果你愛我。她想。她把眼光掉過他的臉，多男子氣概的臉型，多可愛的鬍鬚的頭髮。

她又極望着那盆栽。

這是甚麼花？她問。

是一種不開花也不結果的羊齒類盆栽。他望着她。

它真美真可愛啊！我從未見過。

是日本朋友送的；是我心愛的東西。

日本朋友？是男是女的？她問自己。

他是我老師，送我這盆栽以後，他便病死了。他太太很喜歡盆栽，她種了很多種。可是，我沒時

間照顧它……

我也喜歡它。她連忙說。

那送給你種吧。他接着說，可是妳可要好好照顧它。

我會的我會的。她突然覺得老師是那樣的喜歡她，那麼的對她好，把心愛的盆栽送給她，這不是證明他對她是有一層不同的情誼嗎？她睜着眼睛看他，他很親切，一點也不陌生。小趙，小趙，她心中叫他，真想擁他來吻一吻。她心中感到了溫暖。

可是，妳要好好照料——我會好好地照顧它的，改天妳來我房子看看，它會長得更美的。她接他的話尾不停地說下去。

妳也得好好地繼續學業。

我會的我會的。她低聲地說：你對我真好。

外面，細雨已經算地下着了。她想乘這機會再逗留下去，就是室內靜得如死去，那也是美好的。她要再和他談談更多的事，她要向他表示得更明顯些，她沒有他便活不下去。她要告訴他，桐秀是個壞女孩，是個浪蕩的女子，她時常和別班的男同學去野宴，去海濱，還有，她還和男校學生在旅店開過房，她是隻狐狸精，她是下賤的人，她常隨便叫男子替她拉拉鍊。她……

夜了，又快下大雨了，妳快回去吧。他在她不知不覺中，把那盆栽搬過來，很不客氣的下逐客令了。下雨了。她繼續地說，眼睛看着他。爲什麼不留我？小趙，爲什麼不留我多談片刻？即便要我走，也得輕輕吻一下額。小趙，我需索你的愛，我愛你你懂不懂？

小雨，不打緊的。晚安。

她悻悻地冒著雨，捧着盆栽，走了出來。她不懂爲什麼他這樣做？平時下點牛毛雨，他便會千叮萬咐咐，不要淋雨啊，會傷風啊；而今，他却要她淋著細雨回去。他不愛她嗎？可是爲什麼又把心愛的盆栽送她去照顧呢？也許，他怕別人知道了怕愛他的學生而取笑他吧？總而言之，她想不通這些問題。她對這一點，私下曾承認自己還小，不會懂這樣多。

那天她的名字排在頭額；她等他把手攤在肩膀上，可是他只是輕輕拍拍便滑下去了。她正想伸手抓緊他的，可是她甚麼也沒抓到，只送了他一個甜甜的微笑。

趙……老師，今年你還教我們嗎？她迫在他背後問。

有。校長要我跟你們上高二。

啊，多好啊，老師。她不其然地手舞足蹈，下意識地拉着他的手，低聲地說：老師，等下去看我們的羊齒類盆栽好嗎？她握著臉，心跳著。因爲她第一次向他說出「我們」兩個字。它已高了，更美了。她爲了不讓對方看出自己的世裡樣子，便很快的跪下去說了一大堆話。她也不知道自己在說甚麼。

好吧，不過，多兩天吧，現在沒有時間。

可是，多兩天他並沒有去看他們的羊齒類盆栽，而是跑去醫院看他被白紗布包成本乃伊的樣子。再隔兩天，是她去送他上山，是她抓了一大把的黃土撒在他褐色的棺木上。她沒有哭，她的心已凍成冰了，但是，她是在場中最真正地悲傷的人，其他的人雖然哭得嗚嗚叫，但都是假裝作的，暫時的面已。

趙子明死了。是因爲衝進學校旁邊一間被火包圍着的屋子去救一位老太婆，結果老太婆沒救出來，而自己卻被火灼傷了，是這樣的意外。她一聽到這消息，馬上便變成一隻木偶。爲了他的死，她過學，不再唸了。她逃到姨母那邊去。她要放棄一切。她時哭時笑，想到他已去了，她便哭；想到自己應該活下去，她便笑。唉，真是胡鬧，孩子，你才十七歲啊！妳這種年齡，是應該好好地唸書的，對愛情懂得甚麼？爲了他，好吧，你就應該努力不停地唸下去。妳這種年紀，甚麼骨頭都下爐……。姨媽又勸又罵的呢呢喃喃。回去唸書吧，別做傻事，走，我帶妳回去，妳可要聽話，別讓人看輕妳，別

讓同事笑話了。……

她覺得房中太陽太熱太死氣沉沉。那枯萎了的半齒鬚盆栽只讓人覺得想哭甚至想死。她撫了摸它，然後把它從盆中拔起來，拋出窗外去！

突然間，一陣涼風從窗外拂了進來，窗簾開始擺動起來。

——一九七〇年

浮屍

在一座失修了的碼頭上。

太陽在空中忽隱忽現，風活躍在海面上，海水伸長着白色多泡的爪子，拼命地向沙灘上爬上來，又退回去，像許多人生活在社會上，盡力地往上爬着，一忽兒又滾跌回地面，空着雙手，又再伸直腰來。杜曉川望着海，好像是個空心的石膏像。海裏是冷冷的，而自己生活的人間，就像一座大海，自己只是個大海中的浮屍。做人海中的浮屍，必定比做海水中的浮屍來得痛苦；因為，人海中，浮屍衝呼吸，而且又能感覺，不如海水中的浮屍，他不呼吸不感覺。這時代，能呼吸能感覺是最不幸的，是最痛苦的！杜曉川手中捉着的紙袋中，有着兩瓶烈性的酒。他剛才喝了半瓶，但知覺還未麻木，腦子還能想到許許多多真實和幻想的事……。

喝完兩瓶烈酒以後，我便要離開人海，投回動盪泛濫的海。當我跳下去的時候，那海水便會湧入

鼻腔，那時一定很難受的，我有經驗過，那是在學習游泳的時候。那又鹹又澀的海水，灌入了鼻腔，塞住喉嚨，我樹木好，咳嗽了一下，我用力掙扎，伸手向水面亂抓亂抓，希望能抓住一點實物，即使一點枯枝也好；雙腳猛力向下踢着，希望因此而能浮出水面。可是，一切只是一種無意義的舉止，我只在短短的幾秒鐘內，呼吸還被水阻滯，我只作了最後一次死亡前的應有的動作：雙手緊抓着什麼也沒有的事，雙足使盡力量猛然一伸。然後，我的拳慢慢張開，我的足漸漸鬆軟，我絕了氣，慢慢往下沉落。約過了三分鐘，我已沉落到約莫十來呎深的水中，開始正式死去。沒有半個人發覺我投海自盡了。只有各形各類的魚兒知道，牠們完全像社會上那些沒有骨氣的傢伙，而我是富有的人，牠們攔在我身邊，不停地啄食我，對準我的耳朵、眼睛、鼻子、口唇、手指和腳趾，牠們似乎存心要使我面目全非。海水浸了我一個夜晚又一個白天，在隔天的下午時候，火氣旺盛的太陽正使海水發熱的當兒，我的屍體便慢慢浮起來了。那怒吼的波浪翻來覆去，把我的屍體漸漸地推向海灘去。……

是漲潮的時候，海灘有許多人在嬉戲，海水把我載向他們。一對青年正在同兩個女子在水中玩捉迷藏，一個男的看起來很勇氣百倍，他潛入水中，心中盤算地想：讓我鑽過她的雙腿去，讓我抱住她的腰。可是不能潛在水中太久，只好浮出水面，剛好在我旁邊伸出頭來。他摸着我腳趾冰涼的手，啊，他像遇見了比沙魚還可怕的东西，他毫不附體地死命向沙灘跑去，邊跑邊叫：浮屍！一具浮屍！一具浮屍！為什麼要怕？當我活着時，沒有一個人怕我，而且，他們只有欺侮我。有一次，一個青年曾經拉着我，大聲的說，你以為我怕你嗎？告訴你，我不怕你的。是的，活着沒人怕我的，因為一個無錢無勢的窮小子，浮屍沉沉地湧在人群中，自然沒什麼被人怕的。可是現在我真正的成為死屍了，那麼，我更不被人怕的，因為我已不會抵抗任何攻擊；然而，現在這個表面很勇氣百倍的青年，却怕我怕得狂了。看他，喊呀喊呀，奔上沙灘，跌倒在沙灘上，許多人圍了上去。他昏了，快救！什麼事？吃咬了嗎？（哈哈，不是什麼事，他只是摸到一具浮屍！）快拿風油來，用人工呼吸。怎麼回事？浮屍，浮屍！那麼，那邊，看，看到嗎？全部集中在那羣倒了的青年身上的注意力，轉移到我身上來。一具浮屍值得這麼大驚小怪嗎？其實你們只不過是活着的浮屍。啊，我不敢看！啊！我怕！女孩子趁機依附在男人身上。去報警吧，有人提議。誰要你們多理我？我看你們還是裝作不知道的好。報警做什麼？像那天我在新街光天化日下，被兩個青年強搶去廿元一樣，許多人眼見此事，可是，沒有半個人願意幫忙我打退強盜，我叫着喊着，大家只是一笑便算了，我問他們為什麼這樣？他們說這不關我們的事，那麼現在呢？我浮潛在水面上，更是與大家無關，何必驚哭老鼠般仁慈？讓我自由地漂吧，讓我喜歡怎樣便怎樣吧，把我當作一塊朽木吧，把我當成一片落葉吧。活時沒人理我，我死了又何必關心？別裝作吧……可是，警察到底是來了，他們把我從浪中拉到沙灘上。周圍馬上站滿了毛關玉關，喂，你們不怕我偷看妳們的玉腿嗎？如果我沒有死，你們會這樣來看我嗎？幸災樂禍的東西

！警察把我翻過身來，讓我仰躺著。有人認識他嗎？有誰認得他？沒有。有。傻瓜，你怎麼說認識他？自找麻煩。有人低聲地說。好，警員說：你認識他？唔……不……是的。他叫什麼名字？杜曉川。住哪裏？目前住在海天旅店。做什麼的？剃過膠，做過電器工人，賣過菜，做過吹打手，也做過推銷員。生前有什麼病痛吧？笑話，看我的強壯的肌肉可就不必多餘地提這個問題了。他有些莊嚴。你知道他為什麼自殺嗎？這可顯出那警員的愚笨了。不懂。你叫什麼名字？張家林。旁邊細細的聲音說：老張，你可自討沒趣呀，日後麻煩的日子可多啦，裝作不認識不是好了。何況，這屍體已被狼咬食得走了樣。可是，我認得他胸前那個把柄！老張喊道。

那是三個月前，我剛做了推銷員不久，暫時住在張家林家中。他待我並不很好，他的父母親更糟糕，常叫我騙子，因為我是推銷商品的。他的妹妹也待我如同冤家，其實，我並沒有野心追她什麼的。我走了許多地方，知道人都是這樣冷冷的，陌生的，互相仇視的，所以，我沒有怪他和他的父母。一天晚上，我因太煩悶而去獨自喝了兩瓶「金琴」，半夜起來撒尿，剛巧碰見她也從廁所裏出來，她無緣無故便叫喊起來，她父母衝出房來，抓起一隻桌上的瓶子便擲向我胸腔來，一陣激痛後，血便涌了出來，浸透整個胸部。我沒有出聲，也沒有去報警，次日便忍痛搬走了。一個月後，張家林無意間遇到我，問我傷口好了沒有，好了，我說：發炎了一些日子，免不了有一塊疤痕。我開起來給他看。他

說：恨對不起。你們也是冷酷得很！我說：這時代的人都是又冷酷又陌生的，張家林，我很孤獨，很寂寞，我好像和石頭石塊們生活在一起……。

啊，太陽熱得很，晒得我腫脹的身體發出臭味來，許多圍看的人都把我的臭氣趕走了。醫院派車來了，把我扛上「黑箱」，送進醫院。然後把我收入冰箱去冰凍。隔天，醫生命令剖屍工人，把我的心、肝、脾、肺、全部剖開，取去研究，檢查。把我剖得支離破碎。真是多餘的手續，人既然已經死了，剖了又怎樣？我是自殺的，遺書在旅館中五號房，等飯店伙記發覺了便一切就明白了，何必花費那寶貴的時間？還是拿那時間去研究如何救回人類失落的真正屬於人類的心吧！如果你要找出謀害我的兇手，那麼，我告訴你吧，是這時代，是這社會，是這使我感到陌生孤寂的世界……剖驗的結果，醫生報告書上寫著：一切正常。是一切正常嗎？然後那剖屍工人把我支離破碎的屍體，用大麻線粗略地縫了回去，縫得像被狗咬一般的令人氣憤。法庭的宣判：死者死於自殺，與人無尤。他們好像做了一件天下大事故，吁了一口氣，便馬上又把我的事故忘了。

下來的反應是各地的報章了。他們肆意地胡說八道，以為我已死去了，大可以信口開河，再也沒有人反駁他們，再也不用吃官司而影響銷路。所以，他們便大膽地用大標題：海上青年浮屍！被害手

？自殺乎？爲錢乎？爲情乎？等等。有些說：查該死者生平樂觀，與世無爭，此次自殺，想必是爲了女友另結上男人；有些說：此人年青有爲，據說因上老千騙套，輸光身邊財產，又欠下數千元，故而投海自殺；又有的寫道：據云死者受人「放白鴿」之威脅，無顏見友輩，一死了之；也有的說：死者貪酒飲喝過度，醉倒意外失足投海喪生，誠屬可憐亦可惜！……唉，你們看，真可笑的「輿論事實」啊！記者們，編輯們，醫生們，法官們，你們都那麼的關心我，既然這樣關心我的死因，可是你們所做的却都是荒謬透頂的事呢！這也許就是人類最可憐的舉止了。你們爲什麼只由我的屍體上去胡猜亂想？而不會下點苦心，真正地去研究一下，一個身體健康的青年人，會突然去自殺？你們爲什麼不去發覺一下，這人海，除了陽光的溫暖，是不是就夠了？人類缺少了什麼你們可知道？爲什麼沒人敢去觸發？爲什麼？……

杜曉川！杜曉川，杜曉川！他在迷迷惘惘中，彷彿聽見有人叫他的聲音。可是他沒有理睬，因爲他全身痠痛無力地躺在那邊，身旁有一隻空了的酒瓶，右手中還緊握著另一瓶已喝了一半的酒瓶。他已醉倒了，醉得不能坐起來，口中却含糊地嘀咕著：不要理我，不要理我。我要投向大海，我要做一具浮屍！杜曉川。別理我。杜曉川，不要做傻事。不要理我。我願做大海的浮屍！他迷惘得分不出眼前的一切，有人把他扶起來，他却軟綿綿地說：不要理我，不要假慈悲。杜曉川，跟我回去。不，不

要，不要回人海，要大海。別傻，你真看不開，走，我扶你回去。那人邊說邊拉著杜曉川向街道上去。回去，沒有人會同情和可憐自殺者。不，不回去。曉川，你有勇氣自殺而沒勇氣活下去嗎？兩樣我都要依賴酒精才能做，家林，推我下海去，不要推我回人海，家林，請……

時間敲了兩點。酒醒了七分。杜曉川張開一半眼來，燈光刺得他眼珠好痛。家林笑了笑，問：好點了吧？你救我幹什麼？他問。你這又何苦來呢？每個人都幸福的，只要他肯不失望，曉川，你明白吧？曉川搖了搖頭，半睡狀態地說：我太寂寞，我太寂寞啊！接著他把頭轉向牆壁，溫熱的淚滴落在枕頭上。

一九七〇年三月

頒獎日

今天是本學期上課的最後一日，時間已經很遲了，還沒有聽見上課鐘聲。每個學期的最後一日都是一樣，遲遲都不上課。教師們都在辦公室內，大聲地嘻嘻哈哈，很輕鬆很興奮，不像平常沉着舌瓜臉。教室裏有些學生叫嚷：有些在表演大醉快大醉快大醉快，持帶雞毛帶老師打手心用的鞭子和尺和粉筆等，都變成了大家打鬥的武器。有幾個假用功假道學以為很了不起的考得第一第二第三名的同學，假惺惺地在一片混亂中，冷靜地看圖書。他們知道今天有獎品拿，所以，要保持一身清淨的衣着。所以，他們不參加玩不參加武快的打鬥。平時他們不玩那才怪哩！阿祥在心中冷笑，他也不參加打鬥，叫嚷，他心情亂極了。他看不慣那三個假用功的人，也不想聽那提亂得叫人發牛脾氣的同學們。他把兩手挿入褲袋裏，低着頭，走到學校後面沒有人草場上去，腳步有些沉重，心兒好像一直往下沉。

阿祥。隔壁班的同學走過來，叫他。

做什麼？他突然對這平時常在一起玩的同學，也有了一層的假，他用冷得像冰一般的口吻。

來來來，來看禮堂內的獎品。

獎品？有什麼好看？誰還不知道，每學期都是一樣的廉價獎品。鉛筆、橡膠擦、五分錢兩支的尺，學校裏賣不出來的舊簿子，一角錢一支的寫不出墨汁的原子筆，一角錢三本的破了色脫了頁的故事書；沒有用的小學生適用字典。其實，這些都是校長買來而賣不出去的東西，現在拿來當作獎品，根本不值得一看。阿祥沒有理他的同學，自己走到櫃下去，呆著看天……

今天我花了很多金錢（校長在頒獎儀式上，老是以這種作開始，以後便噱噱了一大陣。），去買了一大堆的獎品，來送給最用功考第一第二第三名的同學。拍拍拍拍，一陣掌聲。你們，應該學習他們，個個名列前茅。笑話，個個名列前茅？噫噫噫噫。阿祥向他的校長瞪著眼，露出牙齒，低聲地譏笑。隨後，一個先生站在旁邊叫名字，被叫的便雄赳赳地，自以為很了不起，眼睛生在額上了。鞠躬，握手，雙手去接過那不值五角的獎品，那些褪了色又破舊又不好看的故事書和過了時代根本沒人要了的字典和寫不出墨汁的原子筆。那些煞有介事的自以為很了不起的學生便又是一個握手，退後三步，鞠躬，才退下，掌聲吵死人。在掌聲中，阿祥喊：吳獎品！吳獎品！

在掌聲中，阿祥的思緒飛越在三年前的時間中。

陳阿祥出來領獎品！女班主任笑笑地叫著他的名字。他走了出去，只一鞠躬，領了獎品，回來位置。那獎品抱在手中，好像很重，他的心跳得厲害，他的班主任走到他的旁邊，拍拍他的肩膀。你

成績很好，領了這麼多獎品，以後要多多努力也要幫忙成績比你差的同學，知道嗎？女主任說。知道，他點頭。他一點也不覺得驕傲，我要聽先生的話，他想，明年三年級我不知還能考第一嗎？

教會後，他連忙走進教室，快快拆開來看。呵，比這校長給的要好出十倍二十倍；一支英雄金鋼鋼筆，現在選擇在衣袋上，足足用了三年；還有一支英雄牌的口琴，現在仍還好，每晚我都吹它。還有一套很有趣很美麗的童話集，現在我還收著呢。還有一個用椰子做的機端，可惜在搬家時，給媽媽不小心跌在地上，被倒下的木箱壓得粉碎。上次得到的獎品才多啦，不像這校長給的，不值我上次的十分之一……

他旁邊一位同學在掌聲中去領獎。他大聲地喊：吳獎品！吳獎品！

你們需要得到這些名貴的獎品，就要努力。校長又在說話了，只要你考得第一名，便可得獎品。有些同學又不用功，又古怪多端，不聽先生的指導，這是最令人討厭的。令人討厭？這裏的先生們才令人討厭，或天板著棺材面孔，抄筆記，考試，補習，講義。那個考不及格，打屁股，會考成績不好，老師便罵：你去學校的臉；吳先生的臉；吳同學的臉。他不知道為什麼罵他老愛跟著爸爸，離家這遠地方。要是在上次那間學校多好，先生多好，校長多好，校長時常在課後和他們說笑話；不像這裏的校長，成天關在校長室中，像怕見人似的。如果被他們去見面的，必定是兇多吉少了。有一次，他剛換來不久，以為這裏的先生也和那邊的一樣好，便開玩笑說，吳先生，不要講故事。結果，他看

那先生肅容看臉，把他拉去見校長。

爲什麼這樣沒教養？唔？謝敬風老師？

我只是開玩笑的。他說。他有點害怕。

怎麼玩笑開到老師頭上來啦？大膽！對老師怎能開玩笑的？學校是讀書的場所，豈能開玩笑？上次你在別的學校一定沒有受到良好的教導。來，不尊敬老師，打手心五下。他伸出左手，忍了三下，又伸出右手，走出校長室。他心中不停地罵道：臭先生臭先生臭先生臭先生臭先生臭先生……

從那次起，他便受先生們另眼相看了。他們罵他蠢才笨蛋東瓜沒希望的傢伙，他賭氣便不理他們，故意亂做功課，故意不來補習，考不及格便算了，反正今年六年級了，明年已不受老師管了。所以，他一直只有退步，從來不曾有與趕過，從來不曾去理會課文……

你們要再努力，將來才能有前途，才能賺飯吃。將來你們責任重大，將來……校長還在那邊將來將來地說個不休。阿祥掩住兩隻耳朵，心中咕噥着：我聽厭了，他大概是個錄音機吧？每次的頒獎日總是播放同樣的東西。接下來到我會背。阿祥心中背了起來：這些獎品很好用，你們要好好的去利用它。尺是讓你量長短的；字典使你認識新的字；原子筆可以寫出美麗的字來；鉛筆可以寫出許多生詞字；橡膠擦可以擦去你的錯處；故事書可以增加你的知識。……（你以爲說得很動聽，其實，聽了使人作嘔！）還有：假期的意思，不是給你們玩的，而是要看看你們是不是能够在沒有老師的照顧下

，相當努力。所以，我規定，要你們寫一本小楷，一本大楷，作文五題，日記十篇，國語造句三十題，英文造句三十題。努力的同學一定做得好，大家要記住，外國成語「天助自助者」，華文成語「有志者事竟成」，馬來成語 SEGIKIT-SEDIKIT LAM-LAM MENJADI BAKIT。

一陣千軍萬馬似的鼓掌聲，校長下來了。禮堂內嘩嘩呀呀，像戰爭快到了。大家都站得雙足麻木了。阿祥就不知換了多少個站立的姿勢。不耐煩死了。現在好了，有人喊：大家立——正。唱畢業歌。——散會！於是大家便像黃蟲般往禮堂門擠出去。

早該散會了，腳都站得麻木了。阿祥在埋怨。他還是那麼的沒心情。他根本不知道剛才副校長在台上向他們說過什麼話，他只知道校長曾播放過上次的講詞。

你要來嗎？今晚。他的同學問他。

來做甚麼？他根本不清楚這問題的底細。

副校長方才說今晚學校有茶會不是？

不來不來不來。他跨快兩步，走開了。某會，某話！看那手中捧着獎品的阿牛，多神氣。阿祥想：其實，這種獎品，就是貼錢送我也不愛，神氣甚麼？找上次的才好，上次的學校多好，上次的先生多好，不懂媽媽爲甚麼老愛跟爸爸雞來這邊。上次……

阿祥，你在想甚麼？要看我的獎品嗎？

想甚麼要你管？他想：你以為得了一點點獎品便了不起啦？上次我也拿過的呀，比你的更多更好。你別老愛在我前面威風，搖擺着臭獎品，我生氣你可過不了！我一定要把你的獎品丟進溝中去。阿祥滿懷怨氣，心中咕嚕着：一大堆念頭。

這本一定很好看。你來我家看嗎？

聽了色過了期的大減價書攤中買來的破爛書本，有甚麼好看？我要看也甘願買新的，才不看這臭書！阿祥心中說着。這本呢？安徒生童話，他的同學又說。舊的，我不看，我要看會自己買，別在亂我。這隻原子筆可以寫一本日記。寫罷，再向我威風，我可不敢氣了。到我家看看？跟你說不騙去！噯的！阿祥，怎麼不答我？不答就不答，為甚麼要答你？你驕傲。阿祥，下午來吧。不要。晚上我們一同來參加茶會。要不要不要不要……

走開！走開！阿祥大聲喊着。搶過同學的獎品，用力拋到溝裏去。……

啊，我的獎品，我的獎品！我告訴校長，你丟掉我的獎品，我要你賠！我要你賠！同學直頓着腳。阿祥像一陣風的跑了。他跑到軌道上去。依着一塊塊地在兩條鐵軌下的木塊，背着回家的方向跨步跑去！他不考慮有沒有火車要開來這邊……

——一九七〇年

老人與狗

他扶持着一枝黃竹拐杖，有點吃力地拖着瘦小的雙足，一步一抖的走着，似乎被太早淅瀝的歲月，拖累得直不起腰來。陽光照射在他枯槁的臉上，反射不出半絲的光彩。可是他不怕惡毒的陽光，他好久不曾這樣投進陽光的包圍中了。因此，使他的形態，比賽歷年齡老了一十多歲！此刻他需要陽光，就像那些花木需要陽光一樣。

一隻被人拋棄了的狗，順順溜溜的從前面走來，走近了，他望了望牠；滿身毛都已脫光，身上生滿了爛痂，好像一張貼滿了雞糞的馬糞紙，尾巴垂着，後面喘喘地跟着幾隻蒼蠅。老人停住了腳，望着牠走過身旁，鼻子裏猛然響起：你這老狗，滿身發臭，留在家中做甚麼？走開走開！看了就討厭。……他再望多一眼，那隻懶狗已走遠了。

狗是一種善良的家畜，吃了有罪。婦人之見，天下略同。我說啊，你們既然不反對狗是一種畜類，那麼，便可殺來吃。狗能助人看門守獵，吃之罪過。那麼牛呢？吃牛亦罪過，死後便知！唉，與

你們爭論就像與傻瓜說理，沒好說的，你們不愛吃狗肉便算啦，可別阻止我殺狗。吃狗肉哪可以補身體，男男補陽女的補陰，像阿育伯，前些時候不是連房事都不能？後來連吃了兩隻老狗，現在呢？三個老婆都能頂。好啦好啦，賣你的狗肉去罷，別老愛在婦女面前粗聲魯魯的胡扯，你呢？狗都不知被你殺了多少，吃了多少啦，現在又可要過半個老婆沒有？唔，妳這老嫗子，專來挖我痛腳。娶老婆來煩惱啊？我可不想，單身漢子到處自由，寂寞時可以花三五元找個臨時的不就好了嗎？女人到處有，妳說是嗎？是啦是啦，快買您的狗肉去罷。殺狗的人沒好話說的啦，日後不是枉死便是慘死的啦。後面不知那個女人這麼發出低低的咒語。莫理她，女人都是生張嘴巴來咒別人贊自己好的。其實多少女人都裝着假菩薩心腸，但她們爲了要丈夫強身壯體，還不是希望丈夫能吃些狗肉？女人哪，最會假正經的啦！山歌好唱口難開，女人笑臉心難猜。喂，阿光叔，買斤山狼肉喇！好的嗎？當然好，包你是雙清淨又新鮮的。那兒弄來的啊？噲，道破了沒意思。噫，老丘，你也弄斤回去壯壯身軀。喂，咱們先說好，你日後可別連我家阿黃也拖去殺了。呵哈，豈敢豈敢，我的人嘛，你們不會不懂，我就是世界上的狗都完了，也不會弄這村子的裏的，除非……除非我叫我拉去殺是不是？噫噫，也不敢，也不敢，哈哈哈哈哈……大家笑聲中，把狗肉一包包拿走了。

一隻狗吠的聲音，使他一怔。原來自己正經過一間小狗的亞答屋，門口樹下，綁着一隻黑狗，

正對他狂吠不已。他歇下腳步，凝望着牠，一條細繩子，綁在他的頸項上，應得太緊了，似乎不能吞食東西。他不自覺地摸摸自己乾癟的頸項，吞了一口口水。太緊了，太緊了。應該鬆一點。他心中說，似乎那條繩子就是圈在自己頸上，他向黑狗移動了兩步，那黑狗見了便狂跳起來，好像要掙脫那束縛，衝過來咬他一把，吃他的皮和骨！你用不着怕了，我不會有惡意的，我要做好心教教你們了，就像那職工會的領袖一般，要爲職工們爭取人道立場，合理待遇等等。他向他微微一笑，牠卻靜以非常憤怒的聲音。

我住在你隔壁都倒霉，整天嗅到一股血腥味，真是世界上千千萬萬的事不會去做，却要做這一行。妳曾我做甚麼？小女人，我又不娶妳做老婆，娶妳姊姊做老婆。咱們各掃門前雪，妳理我屋上雨多不多。孤老鬼，你不老瞪着眼看我，我也不說你。我是好心要告訴妳，妳穿的衣服被風吹掉啦，却吃妳一頓風；好心若雷打。我不用妳多理，殺你的狗去罷！看你老來必不得好死！好娘子，我不叫妳無恥痛哭就是啦，說不定妳比我短命哩！跟小姑娘斗斗嘴倒是蠻有意思的。唉，每人都說我殺狗過活不好，那天時老合要做的嘛，女方便因聽說我目前沒有正式職業，又不知那兩個嘴說我是賣三三內的，結果親事便告吹啦，其實，我除了人品沒有一般人那麼英俊外，心腸並不壞啊，殺狗又不是殺人，有甚麼可怕的？如果有好的工作時，我可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呀！今年已三十八歲啦，不娶過了四十

，便是老囉。狗王，你還不想娶嗎？哦，不，不想。單身嗎比較自由。（其實我是想得要死，你有朋友嗎？做個媒吧，對方只要是個好的女人。）我說你呀，老來便知苦……唉，還是出去弄隻回來殺，殺多兩隻不再殺了，讓別人去做這種生意吧。把那隻「三三記」頂出去算了……

一個小孩子從屋內走出來，手中拿着一枝木棍，對着那隻狂叫着的黑狗，罵道：還不快點靜下來？黑狗對他搖着尾巴，回頭又對老人吠了一聲。

太緊了。他想要跟那小孩子說，可是說不出來，他只得向前移動了兩步。黑狗又狂吠起來。並且向他這邊一蹿，用力太猛，被那繩子倒拉了回去，倒在地上，迅速地又爬起來。那小孩子拿着的棍子，隨即落在牠身上。死狗，叫什麼？他又不是賊。

是的，我不是賊，可是我的罪比賊還要深。小孩子不會懂。狗會懂的，牠可以從我身上嗅到狗的血腥味。牠恨我的，牠自然憤怒地吠了。我可一點也不想牠。太緊了，你綁牠太緊了。牠不覺地喊出發來了。

不要緊的，綁死了才好，不聽話！那孩子答他。然後，又再次地打牠。牠尖叫了一聲，便伏在地上了。

狗王，你弄條黑狗給我好嗎？我孩子中邪。黑狗難找。妳不是反對我殺狗的吗？幹嗎找我？哎呀，人家孩子都要死了你還尋開心；你自己不是養着一條黑狗嗎？那不行，捨不得殺。我給你多些錢。不行。殺了可以賣過別的，你不難找到好狗嘛。不行。我求求你做做好事啦。不行。我給你幾十元買過你的狗吧？不行。那麼五十元買條狗總行吧？不行。六十元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阿黑，留你六畜陽間無用處，送你陰間轉人身。（我死後必定轉狗身的。）我殺了你以後，發覺洗手不幹了，阿黑，乖乖，來吧。他把細而有力的繩子圈在阿黑頸上，把另一端繩子拋過七尺高的柴棚後手。阿黑在不停地搖着尾巴，好像在等主人揭發骨頭給他一樣。阿黑，不要怪我，凡是青銅上天而生活的動物，我便可以殺，我頭頂向天，我是人。人可以殺一切的動物。人是最高等動物，人支配動物，所以人殺動物沒有罪，人也是動物，所以人也殺人，不過人殺人有罪，人殺狗沒有罪，沒有罪是人狗狗沒有罪是人罪狗不罪是我罪你沒有罪我罪……他用力把阿黑一拉，吊了上去，阿黑這才覺得怎麼一回事；牠用力掙扎，四腳亂扒亂抓。他連忙拿起旁邊的木棍，對準牠的頭，用力猛敲了兩下，血開始流了出來，從牠的嘴巴噴出來；從鼻子噴出來，從腦門流下來，從眼角滴下來，牠尾巴却不停地搖着搖着。眼睛還在睜着主人。為什麼殺我？為什麼為什麼？什麼罪什麼理由？他聽見阿黑提出問題。他滿頭大汗，雙手癱瘓地垂下來，木棍從手中滑落，掉在地上，發出巨響。狗王，六十元行不行不行？行。六十元一條黑狗，從來沒有的高價。阿黑雖然可愛但六十元更可愛，留你六畜陽間無

用處，送你陰間去做人。如果六百元要一條人鞭你便殺人了。人沒有罪。人却見錢去做罪的事。人是最高等動物也是最低等動物。阿黑是隻好狗，臨死還搖尾巴。六十元不行，為什麼我會爲了六十元而去殺阿黑？牠牠的生殖器？六十元，不行不行不行……他把阿黑吊着的屍體輕輕放下來。摸摸牠稀爛了的頭顱，他著實想哭出來。他把他完整的埋葬在家後，並點了三支清香裨上去。……他爲人一向什麼事從不後悔也不能過，但今天却難過死了。他想，自己今天才發覺自己罪行的深重。為什麼以前總沒有發覺呢？現在就是替阿黑起個廟堂也贖不回自己犯下的罪惡！從此他不再殺狗，他的「三三記」也沒有頂給別人，讓它空著！……殺狗的人不會有下代的啦，就是也有也必定是傻瓜要不然便是短命再不然便會慘死，所以沒人肯下嫁給他。誰叫他行行不做道行？多少生命都結束在他手上了，狗雖是動物，但牠也一樣要活下去，不像蚊蚋蒼蠅，對人類完全有害無半點益。……我是罪人我應該判死刑！我要去自盡！自從殺了阿黑，心中便戰戰兢兢不安定。咳嗽，還是去深山山陰廟做廟祝去，那邊正需要一個人去照顧。那間山陰廟就像一間牢獄，讓我監禁，去贖罪！……於是他做了廟祝，從此自罰坐牢，與人群脫離關係……。他全心全力照顧神廟，做了神的狗……不知多少個歲月過去了，他在流光中很快便老去，但心中從沒有忘記阿黑那對黑眼睛，那條搖擺的尾巴……主持山陰廟的委員會開會通過：廟祝已老，得另請過新人，但老廟祝因年老且服務多年，准予居住主歸山。新的廟祝來了，威風很不小，把這山陰廟當着他的家。……老狗，你出去出去，滿身發臭！他從來不反駁新廟祝……。

，因此，新廟祝對他變本加厲，成天老狗老狗的，留在家中做什麼？（其實這是我狗監牢，神狗，怎會是你的家？）不過自己是罪人，現在也許是報應，所以，要誠懇承受……你老了，還是去養老院好，不必在廟中受苦，有人這樣待他說。不要，我要老死在廟中。他心中說。今天他突然感覺到他就該死了，在死前要走出去走走，撫慰一點陽光，看一看阿黑的墳地，然後歸山去做狗，去代替阿黑……。

老人扶起拐杖，離開了那隻黑狗。走到自己住過的村子，啊，完全不同啦，沒有人能認得他，那荷花六十元買黑狗鞭的女人也認不了他，而他卻能記得她。他靜靜地走到自己住過的地方，令他吃驚的是，他的住屋已不見了，而是一間高大美麗的樓房佔了那個位置，阿黑的墳地也被屋子佔去了。這使他心中更加過意不去。他呆了很久很久。臨走時，他買了一條細而軟而堅韌的繩子，帶回山陰廟去。半途他在地上拾着一本印得很精美但已破爛的雜誌，內頁印着好多張照片，是一堆堆男女老少橫臥在一起的屍體，鮮血好像還滴滴地從頭上，肚中滴着。多可怕的事啊！可是有個活着的人手中提著槍辯說：我是爲了奪使命而殺他們的！（爲什麼不殺那個下令的人而殺百多個平民的生命？）有些地方是可以野蠻地殺人的，而且殺的人越多越好，他會因爲無人道而被譽爲英雄，他將受封將升級！人是罪人，人是最低等的，人是最低不人道最荒謬不要臉的動物！他邊走邊把雜誌攪得粉碎！他沒有被這

事實影響而改變他自己的意念，他還是嚴肅地判自己是個罪人，應判死刑！不想任何的爭辯。

一九七〇年七月廿日重修

鐵軌

「媽，您跟我看看這兩個小的一會，我帶大的去看她媽媽。」他把手中抱着的小方，塞給岳母，然後又對那三歲剛滿的小娟說：「乖乖跟婆婆在家，我帶姐姐看媽媽去。」

小娟不肯，哇哇地哭了，拉住他的褲管，口中喊着要去要去的。他本想把她一腳踢開，踢得越遠越好。讓她一連吵了兩天了，煩都煩死了，現在想走開一下都不行。但是，當着岳母的面，刺又不好表露出自己的兇相，只好把惡氣硬吞到肚子裏去，低聲下氣的說：

「乖，小娟聽話，待會爸爸買玩具給妳玩。」

小娟還是哭，外婆拉着還是哭。他只好不贊三七二十一的一拉了六歲大的小倩，頭也不回的走了，就像與小娟小方完全脫離了關係般。他頓時感到好像放下了一担沉重的什麼。

小倩雖然比較大，比較懂得事理，但畢竟是個稚齡小子，帶她出門，也不會使人輕鬆多少，只是不好意思全部交代給岳母吧了。如果能夠單獨出門，誰不想單獨？如果能夠輕輕鬆鬆的過活，誰不願意輕鬆？只是自己年輕時代不識愁滋味，硬把機鎮往自己頭上套，還有什麼可說？

記得七年間，自己正是單身漢一條，在外地教書，自由自在；喜歡去東使去東；喜歡往西便往西。看戲，逛街，捉麻雀。高歡九點上床便九點上床；隨意十二點睡便十二點睡；愛在朋友家過夜也可一意孤行；要在旅店過夜亦無不可；看半夜場，翻通宵的投米，跳通宵的舞……從來沒有人說過自己一句不允許的話。這樣的生活，以現在的觀光來看，的確是幸福得令人羨慕，令人嚮往的。現在如能追回過去十分之一的日子來，那就多好啊！

然而，那時候，自己却無時無刻的感到自己生活過得太不寫意，孤孤單單的，如果有個伴回來一同過活，那就不知要多麼的幸福了！因此，那時老是想著要女朋友。有如一隻在半途被得半死的鳥兒，爲了充饑而進入籠中去吃食。那時自己才不過二十五歲，便老是以爲自己移老成了，應該給女人依累了；應該可以像父親了。每月可以賺二百八十五元的薪金，應該可以付兩個老婆的生活費了。王老五的生活簡直太膩太膩了。於是，他便在三個比較要好的女朋友中，選擇了一個，向她求婚，她馬上答應了。

「我們一定會幸福的！」她說：「我們……」

「爸爸，我要吃冰淇淋！」小倩看見一小孩，攔了個圓形的桶，搖著銅鈴子，叮叮鈴鈴的，便走慢了下來。他正想喝叫她走快點的富兒，她便先奪奪人地說，把他迷惘的思緒打斷了。

「吃，妳只懂得吃，等下吃到滿身我才不帶妳出門。等會兒才吃吧！」他瞪著女兒蠟果似的笑臉

兒，粗聲粗氣的說了，又覺得小倩的嬌態還小，罵她也沒有用，便又改口說：「我帶妳去火車站那邊坐著吃吧！」

「爸爸，你不是說要去吃馬蹄？」

「去火車站玩一會，妳不喜歡嗎？」他心中在責怪小倩的多話，好像有意要挖苦他的樣子，他便故意說：「好，妳不去便不去好了。」

「我要去！」他不知道小倩會這麼說的，因爲小倩喜歡火車站。兩個月前，一位朋友從新加坡北上，到這里來渡假，他帶了小倩一同來接那位朋友，小倩第一次來火車站，對那喀喀喀喀拖著一箱箱一格格格的長火車，感到非常新奇而有興趣，火車一停下來時，便想爬上去坐；火車開動時，她又叫又笑。那位朋友下了火車，小倩還不肯回，硬要再看多一架長火車經過才肯走。他們便乘坐坐在那張搖搖晃晃，供搭客休息的長椅上，沉著臉，談了一些話。他們都好像很不快樂，小倩却快樂得東跳西跳。直到晚上十點半，小倩看了另一架從泰國南下的長火車，才願意站起來回家，而且還懇求爸爸下次再帶她來。

到了火車站，小倩掙脫了手，便跑進月台去。他坐在月台邊一張木板凳上，望著火車軌道發呆。上次是晚上，而且是接朋友，沒有心思去想別的，沒有機會看看軌道。小倩却走來走去，向著軌道的兩端盡頭，伸長了頸去望，高興得像一隻潑猴。她希望長長的火車快點來，她愛聽那喀喀喀喀的聲

音。火車像條大蛇在溜動，唧唧地噴着白煙，她要看它拉着沉重的大箱子，搖擺着從地面刮溜過去。他抽着煙。一團團的白煙從他口中，鼻內噴出來，在空氣中散去。他雙眼直視着車軌。那條鐵軌，在許多風吹日曬的日子中生滿了鏽，只有那軌道的上面，因為時常被沉重車箱的壓輾，却一片光滑得在陽光下閃亮。

「結婚的意義，便是雙方都把自己變成一條平直的鐵軌，大家都要能共同負起又沉重又長的火車才行。」他腦中記起這句話。這是在他結婚時，他的一位好朋友，上台去演說時所說的，他記得很清楚。其他人的演說，因為太俗，令人聽了發昏，他記不起半句來。

他是鐵軌。他暗自說道：我是那條生了鏽而在強烈陽光下也發不出光亮的鐵軌！不，我不是鐵軌，只是錫做的，經不起沉重車輪的壓輾，我是錫的，我是錫的！他猛抽一口煙，噴了出來。鐵軌，你是鐵軌，不是錫，不要變質！夫妻就如兩條平行而默重的鐵軌，你的責任是賦負沉重而長的火車，你是一條鐵軌。我不是。你不是！你是的，你是的！

他又猛抽煙。一團團的煙從他口中沖出來，散在他頭上。他雙眼仍然直視着那些軌道，腦子裏非常亂，又像一個空罐子，被什麼敲打着似的，嗚嗚作響。鐵軌，可憐的鐵軌，孤寂的鐵軌。

「爸爸，火車來了，火車來了。」小倩興高采烈地拍着手叫喊着。是的，火車來了，是一輛貨車，那輛圓大大黑黑的火車頭，像隻可怕的妖怪，喀喀喀地叫着，噴着白煙，沖勁十足地由南北上。

喀喀喀，像千軍萬馬向前直沖。那鐵軌，被壓得吱吱叫，一沉一浮的，跟着火車輪的輾動節奏。就好像是輾動在他身上，他咬緊牙關，低下頭，心裏一浮一沉的震動。

「爸爸，火車變長！為什麼沒有載人的？不好看的。」小倩拉着他的手，搖擺着。

「妳不能靜靜地看嗎？」他很不耐煩地，低聲地說。

火車過去了。鐵軌回復平靜，躺在陽光下。他把煙蒂向軌道那邊擲去。拉着小倩，頭也不回地離開了火車站。遠遠，還傳來火車的嗚嗚聲。

「爸爸，你忘了買冰淇淋給我。」

「媽媽在那裏？」

「醫院。」

「在醫院做什麼？」

「又忘啦？昨天才跟你說，妳媽媽去醫院生娃娃。」

是的，生娃娃。妳的妹妹小芳才十五個月大，媽媽又要生另一個娃娃了。他又聽到遠遠傳來低沉的火車嗚嗚聲；又看到躺在陽光下一抖一抖的鐵軌，他心煩得不能言喻。真奇怪，自己和大太的感情越來越冷淡，反而越多孩子生，一個過了又一個。記得在他結婚以後半年中，太太都沒有懷孕的現

象。那時，他們的感情，就如在自己婚禮中，上台反駁他的朋友的論調時說：

「夫妻不應像永遠只平行而不能緊貼在一起的鐵軌；應該是那鋼和鐵路合而成的輪軸和輪圈。永不分離！」

那時，爲了要早日有孩子，便常去找醫生，甚至求神許願。不久，果然有了小倩。他們高興得如同得天獨厚，雖然小倩是個女的，也的確花了不少錢來慶祝。太太做了少婦，豐滿而美麗。那時的情景，現在想起來，好像只是演了一齣戲。

太太雖然賢慧，只是，她向來有非常高的願望。她希望自己能有一間房子，能有一些地方種一些心愛的花，能有一架唱機，能有一堆心愛的唱片。但他只是一個月薪二百多三百元的小學教師，名堂清高，那能有辦法弄來十多二十千的錢來實現太太的心願？他愛她，真诚的；他時常向妻子道歉，因爲不能讓妻子過好一點的生活。他答應要盡力去掙些錢來滿足太太的要求。他本可以買架舊琴多來代步的，但他寧願騎單車。太太因爲見他愛她這樣專誠，因而非常感動，答應一同吃苦，絕不出怨言。由於這樣，他更感到內疚。他要力爭上游。於是，他早上教書，下午抄帳，晚上補習，盡量把自己一點一滴的時間，都花在賺錢上。他想，這樣苦三年，就可以留下一筆可觀的數目了。

有一次，一位同事來玩，知道他這樣死拼的，便勸他何必這樣辛苦，要屋子也得慢慢來，免得傷害了身體更不劃算。誰知他的太太却在旁邊壓聲說：

「誰叫他這樣沒有用？做個教師，屋子也買不起一間，現在租人家的，住了也不爽快！」

這句話，幾乎使他整個人撲倒在他正抄寫着的教簿上。他開始明白太太心中隱藏着的一些東西。他的苦境，太太並沒有了解。她所謂的一同吃苦，絕不出怨言，也只是不過是一時感動而說的吧？心中其實還是瞧不起他。真令他羞愧失望。他沒有出聲，他盡力支撐着自己。他想，太太也許只是隨便說說的，並非故意。

這麼一句話過後，他與太太之間，似乎又多了一層撥不開的溝。可幸他們之間有了一個小倩，有時因爲小倩，他們之間也有開朗的時候。只是，他時常發覺，太太不時用粗言來責罵小倩，就好像小倩不是自己的孩子。他心中好難受，因而把自己的空餘時間，都供獻給小倩，以彌補小倩缺少的母愛。

有一次，他放學回來，一踏入門，便聽見小倩在哭，隨着，他聽到太太的聲音：

「小鬼仔，這麼大了，要唔唔也不會說，弄到我滿身，我一天到晚替你洗屁股就夠了！看你長大以後，也是個沒用的東西！」

他聽到「也是個沒用的東西」時，有一股氣憤沖上他心頭，有一陣子的沖動，想進去打太太兩巴掌！但他終於忍了下來。對太太低聲說：

「是小哩，才不過十五個月大的孩子。」

「你有本事就給我帶他兩天！」她沒有看他，好像早知道他已回來，沉着臉，用冷水沖着小倩的

屁股。

「太太。」他想說什麼的，但是她沒有等他說完，便大聲地搶着說：

「太太，太太，太太，你只會假意待我好，我替你生了孩子，還得為你做傭人，一天做到晚，你懂什麼？」

他沉默了。他胸口剛收口痊癒的傷痕，突地又被撕裂了。他痛苦地往外走，像那斷了線的風箏，沒有目的地飄着飄着；飄到咖啡廳；飄到戲院；飄進人叢中，直到深夜才如孤魂般飄了回來。結婚以來，這是第一次，第一次爲了過問什麼而不能自主。他開始擔心，在未來連續不斷的生活中，是不是會不休止地發生這樣的事件。他帶着滿身的悲哀，疲勞，站在門外。他不願叩門，他重重地咳了兩聲，太太却馬上開門迎了出來，擁住他就哭了起來。又是道歉，又是責怪，又是撒嬌。他開始擁住她，叫她不要哭，他告訴她：他沒有怨她，沒有恨她；他只想自己，恨自己。他擦乾她的眼淚，他輕輕吻她的臉，她這時可變得像個小孩子。一室內填滿了溫暖，於是，他和她又製造了另一個生命。

他感到一粒小石子，差點跌下去。

「爸爸，我要一個有咕咕的弟弟。」小倩突然說。

他沒有看小倩，他只望着前頭長長的馬路。男的女的孩子對他來說都是一樣；家中多了一個孩子，不管男女，其意義總是一樣。但是在這個時候多來一個孩子，却是不合時宜的，可悲的。他永遠記

得小倩快要出世前兩週所發生的事件。那夜晚的雨，那張妻子蒼白的臉。

那次，他因爲過稅被捕，他太太用他三年來辛辛苦苦積下來的三千元，把他從警局贖了出來，一回到家中，大雨便下來了。小倩因爲感傷了而哀哀地哭著。妻子的臉顯得緊緊的，蒼白可怖，像一個瘋人，一句話也不說。他非常自歎地向妻子道歉。

「都是你不好？對不起？我跟你說，我如果早睜開眼來，還會嫁給你這個毒的傢伙，我便不姓張！」

她喘着氣，眼角不知是淚水還是汗。她的口唇紫黑色，不停地抖着。小倩在地上哀哭。她突然感到昏倒而不支撐倒在地上。夜空閃着電，雷聲大作，小倩驚嚇地哭，大雨嘩嘩嘩地地下。他六神無主地沖進雨中，去對面求借汽車，把太太載到醫院去。

太太痛苦貧血下，把小倩產了下來。他特別小心地照顧妻子，藉以贖回他的罪過。太太却和他保持了許久，不與他說話，把他當做陌路人。他滿肚子的悔恨，滿心頭的歉意，使他整個人覺得很虛脫。太太很失望，是的，她竟嫁了一個犯罪走私的丈夫！但他爲什麼要這樣做？還不是爲了自己的妻子！爲了要早日實現妻子的願望，爲了要減少妻子對自己的怨言，他爲了想走捷徑，與某電器商行合作，私運一些電器。誰曉得他的命運會這樣乖謬，只私運了三次，便失手了！

這次的事，使他和妻子之間的距離，拉得更遠了。再也不能像鋼鐵一般溶化在一起了。他們之間

真的如分開的鐵軌，被釘死在一條條的枕木上。多少次，他忍無可忍，想大聲提出離婚的話來，但轉念想到小倩小娟，他只好把那些氣，那些話吞回肚裏去。他不能為了自己沒有得到快樂，便不顧一切的丟下她和孩子們。他要好好的想辦法，好好的利用機會，來突破那已建立的藩籬，他甚至寧願失去自尊地來和妻子建立感情。在這樣的努力下，他和妻子雖然有誤會了，但都是些極表面的、極生疏的、無關痛癢的對話；心理上，還是有着那層厚厚的隔閡。

一個黃昏，他是妻子一同出去散步，想重溫一下過去踏碎每個黃昏的日子。可是她不願，她說：「還有什麼好散步的？」

「因，因為那些，那些事，而我們感情破裂成不可收拾，總，總是不應該的，我們是夫妻嘛！是不是？」他控制着自己，自己也沒想到這麼的吞吐。

「夫妻？我只是為了顧全面子，要不然，哼！」

又一次把他經過多時日建立起來的信心給毀掉了。但他盡力忍着：

「太太，我……」

「不要摸我，假設動。我問你，我已給你生了兩個孩子，而你給了我些什麼？」她把一杯開水只喝了一口，使用力的把它潑倒在沖涼房的陰溝裏！

他呆立着。妻子不睬他地走進房去。

想到這些事，他好像背後被一塊大石，腳步踉蹌起來。小倩感覺了，突然問他：

「爸爸，你做什麼？」

「嗯？沒，沒什麼。」

他走到分叉口時，轉了個彎，背向着醫院的方向走去。他冷冷的心，提不起精神來。

當小倩出世的時候，他的心情非常的輕鬆，初為人父，那種滋味，的確難以形容。生小娟的時候，却是悲哀的開始。難道真的如人家所說的，小娟是剋星嗎？而生小方的時候，他是沒有什麼感覺的，就如同別人的太太生下孩子一般的不關痛癢。他愈比較少在腹中，因此，孩子們的生活起居，他也少一分心去管了，他是在失望中，用僅存的一點力量來支撐自己。

他走私的罪名成立，被判罰款四千元外，教職也同時被革除。雖然，他當時花了不少時間精神，四處奔波，想挽回自己的教職；他也寫信給當局，表示悔過；扯下自尊，向人求援，可是，全都沒有結果，他只好接受命運的挑戰。除了教書，還有千千萬萬行業也可以做的！總的，男子漢大丈夫，只要肯幹，總不會餓死吧！辛辛苦苦存下來的錢使這麼一下子化為烏有。算了，一切重頭起！他咬住牙根不停地鼓勵自己，安慰自己，除了自己，沒有別人會伸出援助之手。太太向來不會了解他，而且，時常對着孩子冷言冷語，獨坐飛機。兩人雖然住在一起，却有如旅店中的旅客；兩人雖然同房，但床中央却隔了一層鐵牆！

一個晚上，小胡啼哭不休。他纏着臉風去東西。他把小胡抱起來邊呵邊搖。湊巧他打了一個噴嚏，纏褲的帶子斷了，整條褲子就鬆落下來，引得妻子和小胡在旁哈哈大笑。這一陣笑，好像把他和妻子的感情拉近了些。當夜，他躺在床，想試和妻子輕輕地談一談。他說：

「想妳應該瞭解我。」

「我怎不瞭解你？就是太明白了，反而覺得討厭。」

「討厭？妳也討厭我？」他跳起來大聲地問。

「不但厭，而且恨。我本以為你有本事讓我過過幸福生活的，可是，現在我却只做你的牛馬！」

「唉，妳別急，以後我會盡力使妳幸福的。」

「以後？妄想。」

「我其實一切都是為妳而做！」他盡力放低語氣，希望緩和一下妻子的心；他靠近妻子，把她拉近來。

「別碰我，我已够了。」她掙扎着。

「何必這樣？」

「我已替妳生了兩個了，我不想再要。別把我當作洩慾機。你找別人去做吧！」她坐在床沿，沒有看他。

「妳說什麼？我們難道是夫妻呀！」

「我想，應該結束了。」

「妳打算要離婚嗎？」他突然激動起來。

「我們再呆下去也沒有用的！」

「在這個時候離婚？」

「孩子我可以帶走，不會累妳的。」

「妳別誇大口！」他站了起來。

「我隨便出去跟個有錢佬，每月要他一百八十元讓女兒，她好過在這裏做牛做馬！」她冷靜得像木頭。

「妳，妳這沒良心的賤貨！」他怒氣填胸，上前一巴掌打在她左臉上，她驚叫了一聲，用手貼着熱辣辣的臉。他拉着她，咬着牙齒：

「媽的，妳這不是在侮辱我嗎？我的尊嚴完全爲了妳，丟盡丟盡，妳是人嗎？妳是人嗎？」他罵得哭出聲來。他如一隻兇鬼，嘶地把她的衣服撕了下來，她被嚇得縮了起來，他把她推在床上，氣呼呼的說：「好，好，看妳，敢反抗，我，不宰了妳，不甘休！」

她畢竟怕他兇，一切任由他。一隻猛獸般的他，把她遺留在床上，然後走到窗邊，拿隻杯子倒水

喝。他的手抖得厲害，手一滑，杯子掉在地上，破碎了，洒了滿地的玻璃碎片。

一連幾個晚上，他都喝酒，回來便折騰她！過了好多個沉悶的日子。他開始恢復正常，因為，他已找着了份工作。但是，沒想到的事又來了：妻子又懷孕了！

她知道自己有了身孕，却不出聲，也不修養身體。他過後知道了，也不加理會。許多日子來，他們沒有說過話，各自自做着自己的工作。有人說：夫妻之間的互相沉默便是家庭的毒藥！外邊的朋友勸他，他也就想開了。他想重新建立起快樂的家來。他對那所升起的暴力事件，感到內疚，爲了要彌補他的缺憾，他儘量使自己寬宏大度，不要欺侮她。他把所得的薪水，幾乎大部份交給妻子使用，她從來不點數，交三百二百，她都不作聲。他做了呢呢呢呢，她也不大清楚。

小芳在他經濟比較寬裕下出世了。因為她平日沒有照顧自己身體，因此，產後體弱多病，不是這邊疼痛，便是那邊疼痛，又常失眠，又心跳，食慾不佳，消瘦如柴，果實不虛。他起初懷疑妻子故意裝作，取其同情。後來經過醫師醫師的診斷，說她是患了精神衰弱症；又經馬克醫生的診治時說她患了憂鬱症，要常常帶她出外走走，或換換新環境最好。於是，他決定申請一週的假期，帶她到外地去玩，以盡點做丈夫的責任。再說，自己環境也在轉好中，也得讓太太享點福，又可彌補那破碎不堪的感情。

「下個月我們去升旗山住三五天好嗎？」

「要去不是去囉！」她不反對他。自從那次她想起他的悲憤以後，她再也不反抗他的一切！她算是任命了，她已不再是自己了。她的母親曾老遠的趕來勸過她，一個女人嫁雞隨雞，嫁狗跟狗，平日能有吃有穿就算了，奢望些什麼？命有的，自然就會有，命中無的得了也會失去！來去他還是愛着妳，假如一個女人嫁了丈夫，却受丈夫風氣，那才可悲。來去他並不是一個沒有志氣的人……她聽了媽媽的勸告，也默然中承認了她也有不對的地方。

多少個日子來，他們從來不曾這樣在夜晚，在房中，輕輕地談話，雖然妻子的回答是這樣的冷淡，但他也有着一陣甜蜜的感覺。是的，夫妻之間那有不吵架的，吵過後便緩和，這樣才有溫暖的感覺，總不該老像個陌生人。過去的日子，雖然都在冰凍中掙扎，不過，好久以來，他都沒有聽到妻子的埋怨，或有使他失却尊嚴的話。這一點，他就感到滿足了。他開始尋回了一些些幸福的感觉。

「讓我們重新戀愛吧！」他低聲的在她耳邊說。那時是在升旗山上的雲霧中，他擁着雙手環抱在自己胸前的妻子，他有着初戀般的感覺。她雙眼直望向遙遠的海空，她好像沒有什麼感覺似地木立着。他把她輕輕擁過來，胸貼着胸，她把淚水抹在他的胸前衣服上。

在升旗山上五天，她依舊失眠，心跳。他勸太太吃避孕丸。她並不出聲也沒答說好。但回到家以後，他帶她去醫生，領了藥丸回來，他卻把它丟在一旁，沒有去服用；另一方面，一包包服精神衰弱的藥丸，她也時時斷斷地服用而已。

不久，她又懷了孕。她原舊不說不怨，只是常覺疲憊。他時常買了鮮魚、鮮肉回來，她也吃不多。這反而令他心中不好過，他看到妻子身體這麼弱，還要她懷生養子，實在不應該。他要她去看醫生預胎，她却不肯。他覺得她是故意用這樣的辦法來表示向他抗議，他心裏受不了。她說她是故意的，他說她只是想用這種方法來使他精神受虐待；他罵她不近人情；他指責她不懂好歹！她一切沉默，不加以反駁！他以後也以牙還牙，一切沉默不語。

她要生產時，他對她說：

「我不知道，妳自己喜歡怎樣便怎樣，來去我也儘了情理，是妳不近情理。」

於是，她在生產前兩天，便把家中的一切留下，叫他去理，三個小孩子留下來給他照顧，她自己叫了車去醫院。她沒有氣，沒有怨，平靜得像出門五分鐘便要回來似的，望着她蒼白的身影，他還是放心不下的送她到醫院，辦了手續才回來。

孩子在家中吵吵鬧鬧，他應付不了。他成天沉住臉，不是罵大的便是打小的。好不容易忍耐了兩天，他體會到妻子在家中的精神虐待。他沒有辦法，只好搖電叫岳母從外地趕來幫個忙。

他要逃避，他要安靜。為什麼他有這麼一個煩瑣的家？為什麼他老想要修補那補不來？為什麼命運的主宰會把他安插在這樣的劇本中叫他任主角？他想，戲該完了，我不能再演下去了。現在還要他去看醫院中的太太嗎？不要了，幾年來，我部盡力要挽回殘局，想補好裂痕，但她不要，她抗議，

她沉默。我已做了一切應做的事了，是妳不能理喻！管她去吧，看她也沒有意思。

「爸爸，你不是說要看媽媽？怎麼走這小路？」小倩突然這樣問。原來她看到前面一排排的露林，並沒有別屋，她驚奇了。

「小倩，媽媽好不好？」

「好，媽媽好。」

他蹲下去，捧起小倩的臉，本想勸她兩句，沒想到發覺小倩的臉竟這樣蒼白。他想起那回妻生小娟時那張臉。他心中驚悸地跳了起來。他撫摸着小倩的臉，像一塊蠟！妻子的臉在腦中一閃，他好像聽到女人生產那一刻的哀叫。妻子精神衰弱折磨下的形體在他腦中一閃。他耳中聽到嗚咽過去的火車的嗚叫聲；小娟小方的淚汪汪的眼睛在他腦中一閃。他捧着小倩的臉。那天在醫院簽名答應有什麼問題時準備手術手術的事也出現在腦中。妻子瘦弱的身影又在腦中一閃。他又想到那鐵軌。在火車輪下吱吱叫着的鐵軌！他捧住小倩的臉，呆呆地望着。

——一九七三年四月

虎牙

媽，他搶我的銀牌；媽，他搶我的銀牌。不，我沒有，我沒有。他用力把那細細的銀項鍊用力一扯，斷了。他取了那銀牌，把項鍊拋還給狗仔，便不顧一切地向學校跑去。他聽見後面有婦人的聲音：是誰搶你的東西？他，那個跑走的人。哦，家明，你別跑，把東西還來。哦，別走。可是，他越跑得快。他知道狗仔的媽是很兇的，很不人情的。他叫他做阿嫻，是媽媽的朋友。若被他抓到，準被打破頭頂，要不，也準被捏住耳朵，打兩下耳光；何況今天搶了他兒子的虎牙，還是儘快逃的好。

他伸手進褲袋中，捏緊着那個銀牌子。這牌子末端，鑲着一枚虎牙；他娶的便是這枚發了黃走了樣的短短的虎牙。這是狗仔的媽在兩年前向一位正統的山番用好多錢買回來的，是枚一百巴仙的真料子。因為狗仔兩年前，時常生病，據說是犯了邪，屢醫不靈。結果，狗仔的媽到處求神拜佛，據說狗仔中邪氣太深，最好買枚虎牙穿戴着，可永保平安。因此，狗仔的媽便辛辛苦苦，千託人萬託人，才弄到了這虎牙。然後用銀鑲製，不能用金，說不出原因。果然，狗仔穿戴着這虎牙以後，便很少生病，雖然臉色還是黃白可憐，但半夜咳嗽，伸腰咬牙關的事就減少了。狗仔的媽便親口和他的母親說，

迷過，這虎牙的威力無邊，遲那第一。雖然如此，可是他並沒有想到要去把虎牙搶回來自己穿戴。可是，今天他卻忍不住了下手了。沒有別的法子。他安慰自己：我是因為需要它，才下手的。誰叫狗仔學他母親一樣不人情？自私自利。起初他是向他好話相借：狗仔，虎牙借我用一下啦。不能不能。他在狗仔門前已徘徊了兩天，結果今天才巧遇狗仔出來玩；要不然，不知道什麼時候才碰着他。如果向他母親開口借，是知道答案的；所以，向狗仔開口，可以諷嘲，或威脅。今天不弄到手，恐怕太遲了。這筆借用的虎牙，好像怕它會不翼而飛的樣子。他向校門一步步踏近。放學時，我便馬上回去。他對自已說：今天不住巴利走了。本來他每天放學都得順道往巴利走一趟，順便給些人家丟棄的藥菜回去，比較好的。有時幸運，能順手牽羊的來回一兩棵菜或包菜等。媽媽每天都在等他拾回菜，才開始煮飯的。如果沒有菜，便得用醬油送飯了。今天不管了，有了虎牙，不吃飯也不要緊，教弟弟要緊。弟弟不知怎的，在父親因土崩而破產以後，便常生病，母親也因血不夠而需要發覺，不能太多工作。每天只是在家中糊一些紙衣褲些錢。也幸虧那紙店的老板心腸好，媽媽賺得不好好，他也沒說什麼，還是照樣給工作。弟弟最近又病了，常得停癩癩，說夢話嚇人。去醫院請過幾次，醫生只略問兩句，連換一下弟弟的頭都沒有，便給了藥，藥吃完了，病還是不好。私人醫生是沒錢問不得的。老師常說醫生偉大，教人生命，看來老師只懂教書，醫生賺大錢的事好像很明白。媽媽在沒有辦法之下，

也只好去求神保佑。伯公說弟弟中邪；邪氣當在弟弟身上作怪，要驅驅；要殺雞斬鴨，要添油錢等等。媽媽沒錢做那些事，伯公又說，求求米化灰服；再求發得來穿藥，也可保平安。不過要另加紅包一塊錢。凡是要錢的事，媽媽全都辦不到。辦不到，回到家裏弟弟又說看見大魔神，長舌鬼；又說看見爸爸叫他。媽媽心裏煩亂得快死去。這一通邪一嚇，氣得不得了，大喊去去去，跟爸爸去了個也輕鬆，先得草叫人心煩。說後便發起衣角來擦臉。家明看眼裏，便決定去向狗仔借虎牙；他已下決心，一定要弄到虎牙，教教弟弟的一條蒼白可憐的生命。

家明。人家叫他，他也嚇了一跳，心不能安定。受小權。他找了找書包，沒有。又沒有寫。我沒有簿子了。買呀。是的，沒有了簿子，買呀，可是褲袋裏空空。買呀，說得多容易。沒有交，老師打罵。可是有什麼辦法呢？忍忍痛算了。大家亂得半死。不知怎的，他今天很怕，很怕那些吱吱喳喳的聲音。家明，級任老師叫你去辦公室。校長走過來對他說。他一聽，心中一陣寒冷；有點像一杯冰水倒在他腿上，是真的嗎？當然真的。去辦公室見老師，就等於被傳令上法庭。罪不罪，且慢說，但心兒要跳出口來似的感覺總是免不了的。他獨自已感嘆着，踏入辦公室。哎呀，不好了，明知這樣，早就溜了。原來那傢伙狗仔和他母親正站在老師前面，狗仔哭哭啼啼；他母親面兒顯得好緊，像死了丈夫還是過了橫禍似的。那裏可以這樣，簡直無法無天嘛，青天白日下硬搶人家的東西。地喃喃地說。家明不禁伸手摸了摸褲袋中的虎牙，下意識地想把牠扔到櫃底下去。可是，這時，老師已看見他

。家明。被老師一叫，心中一怔，動作便慢了起來，於是只好改變動作，把手放在褲袋外。你不應該搶人家的東西。我沒有。哎，明明看見你搶了還說沒有，先生，你不打他嗎？這種難題。家明，你把東西還了他，我便原諒你。你說原諒他嗎？這種流氓還要跟他客氣！快把虎牙還我兒子，要不然我找你媽媽去。家明，你搶的那東西對你並沒有用處，還是還了他吧。沒用？他可以拿去賣錢，老虎牙，一枚值得好多錢呢！而且是還你的寶物。快還人家！怎麼能還給他呢？辛辛苦苦搶來了，又白白還給人家，太不值得！再說，弟弟將因而死去。不能不能，無論如何，我都不不能還他。因此，只好一切裝啞巴，要打要罵隨便來好了，虎牙是不能還的。家明，你年紀這麼小，竟然做起搶劫的事來了，太不自愛了。這種窮小子，現在不好好的教導他，將來殺人也敢。他還是默默地站着。老師當着你寧願餓死也不可做那偷偷搶劫的事。這種小流氓還跟他說什麼理，看他的樣子就叫人厭。他心中反駁老師：餓死我可願意，可是看弟弟因中邪而死我可不能。他又反駁狗仔的媽：窮的兒子才叫人厭！雷母殺嚇人哪！你要那虎牙做什麼？你說，快說！老師看來是動了肝火了。可是，能够告訴他嗎？要教教弟弟一命；虎牙能還牙，要很多錢才能買到的。我本向狗仔借用而已。可是，狗仔說：不能不能。借我用兩天便還你。不能不能。他心中記得着家中發熱說夢話看見鬼見到爸爸的弟弟——虎牙一枚要多少錢？十二元。這麼貴嗎？稀世的东西嘛，是一百巴仙真貨，我向正統山香買來的——你聽見我的話嗎？把虎牙還給人家——你孩子是中邪，不趕快醫治，日後不是死亡，便是瘋。買張符還那

，買張去服，另加紅包——狗仔，你的虎牙借下好嗎？我弟弟中邪。不可以，不可以。弟弟要死了，幫下忙吧。不能不能。不能我便搶了。我告訴媽聽。我媽。媽，他搶我的銀牌——你聽見嗎？喂！如果你再不還人家，我便要處罰你了。他跟他說什麼理？不打不招的。沒有教養的孩子，牛蠻！你還不還？快——媽。有鬼呀，爸爸要帶我去。去，去，早去了也好。——我不能還他。我要教弟弟——好變呀！拍，拍，拍！鞭子落在屁股上。一陣激痛，像被火燒了屁股。他藏在褲袋裏！狗仔突然說：糟了。家明心中叫苦連天，手不停地擦着屁股。額着滿面的紋，竟像個五十歲的老人。真慢，真沒人性，這難人！狗仔媽暴跳如雷，氣呼呼叫。搜褲袋！不，不，沒有在這裏。在這裏？我放在書包！好，去拿來！哼，敬酒不吃吃罰酒。狗仔媽半天半怨地說。好像終於在迷失了方向的雲林子裏望見一線陽光的样子。老師終於放下了鞭子，他却像被法官下判新告無罪似的跑出了辦公室，跑進教室，拿起書包，閃電般跑出教室，向校外奔去！家明偷跑，家明逃學！他聽不清楚人家叫嚷什麼，他此刻惦念的是袋中的虎牙，家中狂叫的弟弟。等我趕走了弟弟身上的邪氣才還你虎牙。她抓緊虎牙，加速腳步，大聲地對着辦公室內的狗仔說。

一九七〇年五月

女人

灶底下沒有柴了，她出去門外柴堆中撿了些進來。丈夫坐在小凳子上，手中抓緊着他心愛的武俠連環圖，看得津津有味。三個女兒在那邊玩沙，像五線譜上一拍的三個音符。大的叫秀珍，五歲。次的叫秀玲，四歲。第三的叫秀蓮，三歲不滿。還有第四的叫秀珠，正在睡覺，她只有一歲半的樣子。她掙起衣角來，沾了粘額頭上的汗。然後蹲下去，雙手去抱那柴堆上的柴枝，雙目却無意地望見不遠的草地上，那邊有一隻雄狗正躺在一隻雌狗身上。她站起來的時候，不料一枝柴從手中滑跌下來，正打在她的腳趾上，她痛得馬上拋下手中的柴，蹲下去揉她的腳趾。丈夫聽見柴枝落地的聲音，回過頭來，手中卻沒有放下那本武俠故事。

「做什麼啦？」

「腳趾被柴枝打着。」

「痛不痛？」

「你說痛不痛啊？」

「腳趾又不是我的，我怎知痛不痛呢？」

「來來來，幫我把柴拿上來。」

「這麼一點也叫痛？上次我的腳趾都裂了也不會叫一聲呢。」

他懶洋洋地把柴枝從地上拾起來，疊在她的手凹中。她和他正對面，但她常把視線拋到別處去。他左手腋下夾着故事書，雙手不停地把柴堆在她胸前，她雙手用力地托着，挺起胸，被柴枝壓得不能自由呼吸了，他却還想把柴堆上來。

「够了，够了。」

「多兩枝也沒重得了多少。」

她不管他，回頭便走進屋子去，她一移動腳步，臀部便隱隱着痛。她有點臨臨的樣子，丈夫在後面見了，以為她被柴枝壓得站不穩而覺得好笑，便放聲笑了出來。

「要要要，不要只顧笑，快進來幫我把柴拿下來。」

「終不會彎腰了嗎？」

「我不能。」

他把柴枝從她手凹搬了下來，然後把柴往灶底一拋，嘩啦一聲，橫七豎八的，便不理了。

「跟我放好一些不是可以。嘿！」

他向她痴笑一陣。她也不看他。她和他結婚，已經快近六年了，可是，她真正看他的日子，是很少很少的，尤其最近一些日子來，她簡直完全不敢正眼看他。她並不是不愛他，她是有着「嫁雞隨雞飛，嫁狗跟狗走」的思想的那種女人。但她自己也不說清楚為什麼自己的眼光不敢停留在他的面上。因此，她捨不得丈夫的輪型，她甚至有時完全想不起他的鼻子是高的。不過，有一點她可以自慰的是，這些日子來，他們沒有吵過架，偶而頂頂嘴，也不過是三四句。雖然如此，可也沒有說過半次的笑話，六年來似乎未曾有過嘻嘻哈哈的笑過一次。結婚，就是這麼一回事麼？她偶爾也記起以前，唸小學的時候，自己成績很差，有位老師說過她一句：「你什麼都不懂，將來也許只懂生孩子而已。」當時她沉着臉走開了，她覺得那位老師太粗魯也太看不起人。她蹲下去，把灶下的柴盡好，站起來的時候，腦壳有一陣冷的感覺，眼前一片黑。她閉着眼睛停了一會，才恢復正常。又伸手擦擦左臀部，那一陣陣的酸痛，叫人移動時感到非常不便。

她還坐在那邊看她解心的武俠故事。三個女兒不知已經走到那裏去了。這三個小東西，像那些小野狗，又懶段，又活動，平時父親不在家，母親是三分鐘便叫喊一次。今天父親有了特假，母親便少叫喊了些，因此，她就可以乘機玩個痛快。她以為丈夫會在邊看書邊照顧一下孩子，因此，少叫了幾聲。其實，孩子們即使她邊不過氣來了，她多麼想放下孩子，好好地休息一天。

「阿財，找個小孩子來帶弄弄她們好嗎？」她對個月因為小病，便向丈夫提出這個要求。其實，

她之所謂小病，並非什麼頭痛肚痛之類，而是月經已經過了日子尚未見它來，心中有一種恐懼感，而便到精神不爽快。爲什麼不來？又有孩子？我不娶了，四個已經够受了。怎麼辦呢？她吃也不能，睡也不安。一心只想要怎樣叫那東西來。她曾吃了整半個生黃梨，也不見效。心中已經煩了，又加上四個女的吵鬧，晚上睡眠又不足。丈夫是個覺醒的司機，一天到晚，除了睡覺，便很少在家，就是在家，也只不過是一尋死。調個小工人的問題，並沒有着落。第二天，她便拉拉扯扯的帶着孩子們去街上找醫生，叫醫生打了一針在右臂上。她自己閉着眼睛躺在膠布蓋着的床上。另八隻小眼睛帶着恐懼直直地跟着醫生。

「爲什麼不吃藥丸？」

「哦……？」

她滿臉通紅。爲什麼不吃藥丸？鄰居的官芳經就是吃過藥丸的人，她說吃了藥丸，會感到頭昏眼花；換另一種吃了却要心跳失眠；吃第三週時月經又特別多。這樣怎麼能吃呢？自己不是怕心跳失眠頭昏眼花什麼的，只是自己要照顧一個家，怎麼有病呢？再說，丈夫在等待一個男孩子。她是個女人，他是他太太，她是怕上放置的布做的娃娃。這是命定的，命運是這樣，就算你怎樣不服氣，也是枉然。她不想使丈夫失望，她無論如何要爭氣生個男娃的，甚至兩個。但不是緊接着而來。如果家中富有，能請別人家顧孩子，那麼，十個二十個都可以生，生孩子也是命定，註定五個便是五個，多生一個也得夭折。她望着醫生潔白的衣服微微苦笑。

「怕吃藥丸，用子宮環也好。」

她搖頭，反應很快。裝子宮環是個不可思議的事件。而且，要醫生來做，那是件多麼令人想不下去的事哩！而且，鄰居的姓黃太太說，用這種方法避孕，會生癌。癌，可怕約病症，比生孩子可怕多了。醫生望着她黃白的臉，把她的褲頭拉高些。

「命運是這樣便是這樣的。」

她急促地抱住小的，拉住其他的，往外快走。街上許多行人，每個好像很悠閒地走着。許多女人穿着漂亮的服飾，慢慢地邊談邊走。她茫然地望着前方，眼光呆直地看着充滿陽光的街，眼內癢癢的爬着蟻；街上的人和車輛交貼在一起。她把懷中的孩子抬高，把淚水擦在孩子胸上；把爬在鼻腔內癢癢的鼻水，用力吸入喉管中，吞進肚中去。

一個男人拉着一個女人，親親密密的從她面前走過。自從她生秀珍以後，便從來沒有跟丈夫這樣在街上走過一回。她感到心懷。她的手上皺紋滿佈，一生勞碌日子多，安樂日子難出現。十六歲時，叔叔看了她的手說。現在就出現了，她還能做什麼？

她的臀部又一阵酸痛。

「叫她們回來沖涼。」

正在看得人迷的丈夫，這才覺醒起來，四處不見孩子的影子。

「秀珍……」

「一定是在後面那條水溝玩。」

「唉呀，快來快來。這些傢伙不得了啦，玩潑水。快上來，打你們屁股！這麼髒的水也玩，不知死啦，看你們倆個都生瘡不？」——阿芳，阿芳，快來呀，妳看妳的女兒們，叫都叫不聽啦！」

「你去拉一拉她們倆。」

「我才沖好涼，還是妳來吧。」

「怕髒？少生些便不會這麼博命了。」

他站著只會喊，手中却平平地攔住他那本武俠，看她一個個地拉上來，蹲下去替她們脫下衣著。她站起來時，一手按住左臂，困難地皺了皺眉心。他雖然在看她，可卻沒有看出她的詭秘的動作。上次爲了叫月經來而打的那一針並沒有那麼令人刺痛，這次這一針幹嗎痛得這樣厲害呢？她擔心會讓他發覺，那麼，暴風雨也許會來臨。這樣使她想起兩週前的那一件事。

「阿財，慢點才生不是好嗎？」

「要生就趕早，遲些什麼？」

「阿財。」

「妳怎麼啦？妳——」

跪在旁邊的秀珍癱了，咳起來，咳後又哭了；她馬上拉就把自己蓋起來，秀珍隨著醒起來，跪在吊著的沙籠中的秀珍也睡不靜了。夫妻倆便如急忙要撲滅正在蔓延的火爐一樣地手忙腳亂起來。好容易弄得她們睡回去。

「更多不是更糟。」

「只是希望有一個男的。」

「我只是打算生疏一些，太密難照顧，全都靠我一個人。」

「妳的意思是怨我窮吧？請不起工人？」

「阿財，你聽我說。」

「我不願這樣做，阿芳，我娶妳做什麼？單生女兒就算啦？」

她靜下來了，她自尊心被他這句話傷害了。一個人活著，最少應有自己的尊嚴。但是，她却什麼都沒有。命，命是這樣的。她捏緊了自己多紋的手，機械般的轉了回去。

飯後，她點了一根煙，隨意地煙灰彈在地上，她偷偷地看了他一眼，他又抓起那本邊報圖書來看。她從沖涼房出來，在鍋架上拿起梳子來梳頭。四方鏡子底下壓著一個舊制的五分錢的銀幣。是好多天前他帶回來的，眨了值的。隨手便把它拋在那邊。她站起來，一不小心，銀幣從她手上滑跌下來，

叮一聲，滾滾沖涼房與牆壁相碰開的夾縫裏去。她用手拍去煙，又用平時用來恐嚇孩子的藤鞭來把，同樣控不出那銀幣來。那錢又狹，又深，算了，她一站起來，眼前又一陣黑。算了，只是一枚貶了值的銀幣。

他把煙頭擱在地上，用腳去踩。天已黑下來了，他還坐在那邊木頭般。她把氣燈拿下，把火酒倒進燈內的小銅槽上，把燈肚頂在門角，不停地打氣。因銅管不夠熱，煤油從管夫小洞漏出，整個燈噴起火來，照紅了她蒼白的臉。她熱辣地把油管尖的小針旋轉上來，塞住煤油噴射出來的小孔。火在燈頂沿邊燒着，火光紅紅。她的臉也紅紅，紅得可愛。但火不能這樣沿邊燒的，它會憤怒而把整個燈燒毀，甚至把屋子也燒毀。她不由自主地裏下抽針，讓煤油噴入白鼓鼓的燈心裏，它沙沙作響；它在為它的宿願而盡力，強烈的燈光，照射在她臉上，顯得特別蒼白如紙，背後的陰影特別濃。她無力地拖起氣燈，把它掛在繩上去，它在空中搖搖擺擺。呼呼地發聲似的。

他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把那本心愛的書看完。時間又不早了，孩子都睡了，他隨手向桌面上一丟，那本書沿着桌面，滑跌在地上。她本想替他拾起來，轉念一想，不管它了。她走近他，她突然心跳加速，好像正待接受用一般的感觉油然而生。女人，這就是一個女人的結婚後的幸福的生活嗎？女人的責任是什麼呢？他說：是嫁給男人的，是服侍丈夫的，是替丈夫生孩子的，是替男人傳宗接代的。她緊閉着眼睛，看到一團血紅，又一團深遂無底的黑暗，她被夾在做橋的狹縫中，辛苦地喘着。

——一九七一年

叛

寬紅燈在街上活潑地跳動。

七彩的人潮不停地旋轉。

街上很多匆忙也很多熱鬧，很多雙雙對對也很多孤孤獨獨。

許多都是因為週末而出來打發時間的人。

他和她也是。他把雙手插在褲袋中，輕輕地吹着口哨；在他身邊走着的她，却把雙手握在背後，把頭低着。他兩人儘量裝着像是很普通的朋友。可是，他們過處，許多陌生的眼光都投在他和她的身上。甚至，有時傳來了粗俗的叫罵聲、狂笑聲。

滿街都是人，真够熱鬧。她沉默得太久了，她又受不住嘲笑的聲浪的衝擊，她怕他又會生氣。她偷看他一眼，便把視線擱在地上說：好像是個大童話城市呢！

也許是週末的原故吧。他對她笑了笑。這時，前面有一對堂堂皇皇的同樣膚色的情侶，膠貼着同他們走過來，從他和她的中間穿掉了過去，碰了她一下。他罵的，真沒禮貌。他心中嘀咕着：只顧自

已膠貼着，不看別人怎樣走，自私鬼！他馬上走近她，靜靜地走着。

他倆被帶囑笑帶蛾眼帶嘆息的眼光包圍着。他覺得自己在流汗，臉上發熱，口中含着滿大堆的話，可是一句句的硬吞回肚子裏去。

……可是，你們這些存有偏見的人，你們應該早省悔。是的，我和她是什麼們所說的不同？族的人。別看，我們並沒有什麼種族，我知道我們是人而已。我不願把人們分為什麼種什麼族，只有你們才要來起這樣的團體，你們只會看不起別族人，只想支配和自己不同膚色不同信仰的人。儘管世界這麼一天文明，科學一天天發達，可是你們還老抱住那些教條那些不人道的思想，像野獸，簡直不是人！你們用不著理我的事，我愛怎樣便怎樣，我要做什麼是我自己的喜歡，看什麼？笑什麼？嬉不還是人麼？我不需要愛？去談話？說話？你們就這樣不合邏輯，這樣貪古不化……他突然抬起頭來，用着憤慨的目光，向四面人群掃射，他下意識地伸手把臉拉近來，握住他纖纖的手。……

你聽那廣告多美。她笑着漫自然似地甩脫他的手，很多餘地捋了捋那使人看得發了膩的藍花綢褲勒的廣告。他記得不久以前，也有一次這樣，當他們在人群中走過時，他伸手攔腰抱過去時，她馬上捋開了。她說：我不習慣這樣。其實，她是害怕，他知道她是在害怕。那時，他沒有明瞭人群的眼光，他未曾明白這社會的矛盾，所以，他沒有恐懼。

爲什麼要怕？爲什麼要怕？當時他心中恨氣。他一直追問。既然兩人相愛，就不需害怕。若要殺

躲閃閃，那就不如把愛情一筆鉤消，各走各的路。

他們會大驚小怪的，我知道他們會。她向前跑走過來的一堆和總同族的人吸了吸嘴，然後，匆匆走進一間百貨公司去。百貨公司內的店員顧客，不約而同地把眼光投射在他們身上。不是姓長得特別魁人，而只是她的膚色和楠不同。有個店員忙走到店口，很故意地大聲吐口痰。他馬上拉她走進人群去。那時，楠才發覺自己心裏也開始有了恐懼。

讓我們就別表現出我們是情人吧。我知道許多人還習慣看見我們親密。他們不能很快改變舊日根深蒂固的傳統思想。許多受高深教育的人也是一樣。她說，她微笑着，一點也不激動。

他沒有答話，但怕心中很悲哀。為什麼要裝作？我不喜歡這樣過活。

種族之間還隔著一道牆。

我們可以打破它。

我們將被壓得喘不過氣。

那我們……

習慣了就沒什麼的。她先是笑笑，後來卻沉痛地說：這社會是這樣裝作地存在着，我們是不能太任性的。

她低着頭，怕微嘆了一聲。

妳說今夜有雨嗎？他問了她後，抬頭看見滿天的星斗，不禁覺得有點厭惡。

這一個季節裏，夜裏是時常有風的。夜風拂吹着他和她。她很想在這帶有點涼意的風中，靠緊在他身上，躲在他的臂膀裏。可是，一種恐懼的心頭約束着她，令她不敢這麼做。他也想和其他情人一樣，能大大方方地擁着她走。然而，他也不敢任性。

找個比較安靜的地方吧。他低聲哀求。

夜總會吧。她說。她記得不久前曾到過一家夜總會，那邊經常人並不多。她是和一群同事去的，那是因為同事買「多士」中了五個字，得了一筆橫財而請客，她見過一對對的情侶在黑暗中交頭接耳，曾經留下了印象。

沒有秩序的，七零八落的音樂在唱。那個鼓手在瘋狂地揮着身旁的大鼓和小鼓，似乎要以鼓聲擊落每個人的心。他和她端坐在音樂台附近的一張案子邊。四面燈光微弱得叫人忘去一切。她把頭靠在他肩上，她如雲的長髮掩着自己的半邊臉，對他微微地笑着，但她心中却在哭泣。

讓我們靜在這裏直到深夜吧。他說。心想：真是的，我們却變成了一對躲躲藏藏的罪人了！他雖然又想起父親的話：你如果膽敢造反，日後別想在這社會上立足！那天，父親嚴肅着臉說：世界上這許多的同族少女第一個不能娶，要那個風俗習慣信仰不同的女人做什麼？逆種，你如再和他搞什麼七

三三四的戀愛，你的前程便會斷送！母親也在旁邊加上味之素：那是不行的，我說將來必不會有好日子過。你們還年青，都是想不長，我反對。反對反對，你們都是老古董，自私自利，漠視別人的思想。我是人她也是人，現在可以相愛也將永遠能夠相愛。於是憤憤然離家出外工作，自力更生。在現實的生活中，他總會遇到人群中，全都存有和他父母一樣難以說服難以改正的惡習，他儘管引經據典，還是白費。因此，他曾經幾次痛推了自己的決心，他考慮放棄她，另找一個人群不反對的女人，可是，他認為那是很勇敢很不合理的行為。他不要跟隨這種死也不應改的頑固路線走，他要反抗，他要愛他所愛的人，他不願改變自己！不願意！他想着，心中吶喊着，他把繩纏得太緊了，也不自覺。他掙扎了一下，他才鬆了手。

又另外有五個男人到他偏附近的桌旁來坐。在尚能分出人影的光線下，那三人發現他和她原是一對異族男女，於是，那些故意的粗言惡語，帶着侮辱性大地珠滾過來，然後，那些人縱聲大笑。她對着那些自己的同族人，心開始忐忑不安，呼吸開始轉急了。

那天，當她的叔父知道她熱戀着的是一個異族族人時，就會大聲雷震，拍着桌面，說什麼那是上帝不容她這樣做，否則，將破壞了他們優良的傳統，再說這種行為是屬反叛，天所不容……。她沒有理這些，她知道這是意料中的反應，她心中像在受着鞭撻。但她不說話，她想：人活在這世界上，已受

人自己定出來的數不清的規條，束縛得動彈不得，失去了自由，可是，為什麼還有無數的人，還在不停地用盡種種方法，制定更多的條規，來自縛縛人？哦，這些可憐可悲的事啊！然而，更奇怪的是，許多人都自願被縛綁！

她面對這些叫人嘆息的事，表面上很不在乎，很鎮定，很樂觀；但是，心中卻曾多次想到大河大海，車輪軌道，安眠藥殺蟲劑等的東西。然而，那是得不到效果的，他也不會贊成的，所以，她微笑着對着一切的冷酷無情！

嘩嘩哈哈的刺骨笑聲滾過來，壓在她心頭，她心悅地拉他離開。正當他離座時，一個音樂員忽忽從台上下來，對着他：

哈，你也來？

他吃驚地望着他胸到掛着的那官無光彩的色士風，他認出他是一位朋友。

想不到你也會帶女人跑夜總會啦，進步。那傢伙望了望她，又轉過臉，繼續着：怎麼不找別的？多不了幾個錢嘛，何必去找異……

閉嘴，錢嘛，你太豈有此理！他憤怒地舉起右手，想結結實實地送上個巴掌；可是給她拉住了。我們走吧……我們出去吧……

那傢伙抓了抓頭皮：其實你又何必太……？

他用力拉開了夜總會的那道門，閃了出去。

他翻着臉，雙眸快要射出熊熊烈火來。她馬上撲在他懷裏，擁緊着他。

你不要愛他，你不要害怕啊！我們沒有罪，我們不應再懼怕的。

他和她膠貼着，走出來，走向發不開的人潮，向那陣白頭大狼走過去。

他擁住她，不顧一切。她咬住牙，緊抵着唇。

——一九七〇年

玩具火車與木葉蝶

一架玩具火車在圓盤形的軌道上爬動。那火車是用乾電池推動的，後面拉了三個小車箱。軌道的全長大約三呎，銜接成一個圓周，小火車便可繞地一圈——歷重復地繞着圈，發出極微弱的摩擦聲音。

三個孩子在旁邊看火車。大的躺在地上，側過身來看；次的坐在地上，雙手按在地上看；第三的蹲在地上，最近近火車，流着口水看。

抽着一根煙，是隔了好多天的煙，很苦，很澀，躺在布製的躺椅上，很想睡。今天是星期天，應該是好好休息的日子。休息的意義，在一個疲倦的人來說，便是睡覺。一週內只有這麼一個星期是可以回家的，晚上還得工作。煙燒釋了手指，向外拋去。站起來，出去走走走吧。

太太在房內傳出嘔吐聲。

靠在門框，外面陽光好強。

「明天到我家來談業務，喂！」

「好——噢，我不行，有事。」

「星期天有什麼事？」

「下次再來吧。」

「那麼下個星期天如何？」

「做什麼？」

「去海濱玩。」

「啊，去海濱睡覺，在樹蔭下睡覺真爽。」

「那麼你一定來囉？」

「啊，不不不，我有事。」

「你這人有點太孤獨。」

「不是的。我不想的。不，我很想和你同去玩，只是，最近每個星期都不能抽空。」

「什麼事這麼忙？」

門口雖然有風吹過，但也不涼起來。回來繞回原處，且閉目打個盹。

玩具火車在軌道上繞圈。圈子太小，看了膩。第三的用灰要去打它，第二的馬上叫喊起來。不可以打，打會壞的，打了不會走。搶灰。第三的哭了。大的忙喊，別哭，哭爸爸打。

房內傳出嘔吐聲。

又站起來，走出門外樹下去。幾隻鳥兒撲着翅飛到另一棵樹上去。看看遠山，蔚藍一片。此刻最好便是去山上，在泉水旁邊睡午覺。兩隻老鷹在晴空飛翔，一隻前一隻後，發出「隨云隨云」的叫聲。忽又兩隻並排。

「什麼？你要結婚了？」

「是的，這個星期天。」

「決定囉？」

「舉行鴉尾酒會，來嗎？」

「你還是不要太早結婚吧！」

「我今年二十五了，還早嗎？」

「其實，三十過後才適合。」

「那你自己呢？今年還不到三十就已……。」

「我是好意。」

「你後悔嗎？」

「不發請帖嗎？」

「不了，叫媽算了。你來吧。」

「我不能來。對不起。」

「爲什麼？」

「星期天——有約會。」

陳同事今天結婚了。結婚，嚶嚶，連死王老五的名字。二十五歲就急着結婚，等於自討苦吃。天空的一雙鷹悠遊過去，隨後一群燕子吱吱喳喳的追逐上來。

第二的喊：爸爸來跟我們玩。第三的哭不停。大的說爸爸打。爸爸打。

「星期天我有約會。」

「誰？」

「舊情人。」

「那可真有福氣啊！」

爸爸火車倒了，爸爸火車不會走了，爸爸弟弟撒尿。

房內傳出嘔吐聲。然後接著：你們別吵爸爸，你們的爸爸要休息。

「阿誰，你早晚都不在家，孩子對你可都不認識了，星期天你就不要出外吧。」

「我總得去走走的。」

「唉，就委屈一下，星期天陪孩子玩玩。」

「男人總不能老呆在家中啊！」

「三個月過後我便會好起來，三個都同樣，你又是不明白。」

阿龍，阿龍。阿後，叫爸爸倒杯開水給媽媽——爸爸，爸爸媽媽要開水。三弟不哭，哥哥倒開水

你喝。爸爸跟三弟換褲。

「二十二歲就想結婚？未免太早。」

「不用你管，我有自主權。」

「跟哥哥說話用不着這樣大聲。其實，慢幾年結婚會比較好。」

「爸爸，我不要再拖下去。」

「她有孩子啦？」

「沒有。」

「其實那女的也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何必一戀愛就要拍一般的拉回來。」

爸爸倒開水給媽媽喝。爸爸弟弟打火車。……

走進房去，一陣可怕的胃酸味道撲鼻而來。太太凸起的雙頰，真是殺夫相。凹陷的雙眼，像病了三年的人。頭髮散亂，像個瘋婆。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看樣子她可不會超過九十磅。她的眼光充滿着同情。拿以前來比。當然不能這樣來想。不要緊，阿龍，三個月過後，我便會好起來，你便可以鬆

口氣。沒有辦法，你委屈些。再忍一些時候。平日你不在家，我就只好讓孩子去亂喊亂叫了。沒辦法，我這怪癖，吃藥九都止不了。我苦你也苦。生了這個不再生了，順便叫醫生把它割了，免得受罪。現在又請不了工人。……拿了棒走出來。替三弟換褲。把玩具火車從地上拿起來，放回軌道上。它又繞着軌道爬行。孩子又靜下來了。坐回轎椅，雙手蓋在臉上，像兒童在噤咒，不一會，腳便會得上身來。

「譚公爺，我孩子的婚姻如何？」

「你們——不能——作主嗎？」

「我們都不大想讓他這麼早成婚。」

「譚公爺也有——此意思——」

「譚公爺不贊成麼？」

「此女人——遠看像天仙——近看——是枯槁！」

大的笑了，口水流了出來。次的也笑了，把右手當作枕頭。第三的哭着。阿龍，沖風奶給他喝吧，喝了他便要睡了。

「從小辛辛苦苦養你長大，現在竟敢說成這個樣子，問過神，你還不信。」

「我不信神。」

「大聲些看神罰你不？」

「我不信死神與神木頭神！」

「逆種！」

「我會旅行結婚，我會飛出去。」

三個睡覺了。滿屋子的死寂。玩具火車還在機關，不知要何時才會停下來。電池走完了便停，不用說。看看三個孩子的睡態；又看看妻子的臉色，把視線停在牆壁上，灰白的灰水已脫落了一些。桌上的鬧鐘發出吃力的響聲。滿屋子的黃白。看看陳舊的蝴蝶；褐色的結婚照片，裂縫的地板，洋灰補得一塊一塊，滿屋子的滾滾。還是走出去，呼一口氣。一隻黃尾的大鳳蝶從頭上飛過去。三月，又是牠活躍的季節了。

「我看你什麼興趣都沒有，龍。」

「我？有。」

「什麼？」

「比如釣魚，野餐，摘蝶。」

「那麼，我們週日去摘蝶如何？」

「你也愛摘蝶？」

「當然。」

「記得在我結婚後，因為有空，常去捕蝶。那時，我曾和朱去卡拉柔人家飲大樹那邊捕，三個月內竟捕捉了一百四十種。那地方真是個捕蝶的勝地了，蝴蝶多得數不清，而且，我們還發覺了一種印地安木葉蝶。又美又大，可是牠可敏捷得很。我為了追捕牠，曾足足進去守了三天，一個人也去吃呢！一次追捕中滾下山溪，變成水怪，一次跑到石子灘了個四腳朝天。最後，終於被我追捕到了，可是，却是一隻破爛不堪的枯——」

「枯什麼？」

「是破爛不堪的木葉蝶。」

「那麼我們去捕一天吧！」

「好啊，但是，這些日子不行。」

「為什麼？」

「以後能去時我再通知你吧。」

阿龍，時間也不早了，今天煮菜沒有煮，要自己動手了。廚房還有幾粒蛋，蝦米在籠子裏；那罐香丁肉查來開了，就可以了，煮一珍奶罐的米便够吃了，反正我也吃不下。現在是十二點了嗎？玩具火車還在地上，把它開動，看它跑。把後面拉着的小箱折下來，它該輕鬆啦，放在地上，不依着軌

道，該多好，東撞西撞的，走得很快。但却因此而不能順利地走下去。放回軌上去，它繞着圈子很自然地跑着。如果它的鐵軌長點不是更好？如果它能夠自由亂走不是更好？如果它走到門口去不是更好？如果它能越過草原，飛向天空不是更好？如果……

妻的嘔吐聲從房中傳出來。

「阿龍，你總得想想，你是個結了婚的人。」

「結了婚就沒有了自由嗎？」

「你總得顧顧家及孩子啊！」

「又不是當當這樣出去玩。」

「野蠻是單身漢的事。你又不是很得空的人。」

「我是順便去捕蝶。」

「捕蝶捕蝶，我知道是你喜歡的事，但現在可……」

「我還是喜歡捕蝶。」

「你到底捕到了些什麼？」

「妳不懂，妳完全不懂！」

「我懂，而是你不懂！」

心緒突然亂死了。頭有點痛。找顆亞士比林服下，喝了一杯大杯的開水。上次跟妻吵過後，結果心緒不能安定，當夜喇叭也沒去吹，便到外面去遛着兩場戲，然後，到海邊逗留至深夜才回。妻子還沒睡，很歇意地說，兩半夜總會的朋友來找，問為什麼不去吹喇叭？你為什麼沒有去呢？阿午的脾氣你不是不知道，他如果叫了別人，你不是又得另找地方。下午的事都是我不好，但你也不能怪我，天給孩子們累死了，爲了孩子，我們就得犧牲一些，我知道你苦。阿龍，原諒我嗎？當夜不能入睡，想了很多問題，很多分不開的問題，想到自己活着的問題，想到為什麼要養孩子的問題。結果第二天精神很差，感冒了。向公司請假，老板又說在這大減價期間，無論如何，工作熱衷的職員不准請假，何況是重裝部門的，更不能缺少半個。我總會裏昨天已無故缺席，今晚絕對不能不去。老大又派人來問昨夜沒去的理由，並被來人以「夫妻和好」爲題，指導了一番。好，只能以亞士比林來幫忙，四個鐘頭兩粒。想到玩具火車，順手把它拾起來。想到那隻追捕得半死，捉到時却是破爛的木葉蝶，抬頭望了望牠，被釘在鏡框內。……

匆忙把工作做好，等下還得應付孩子，帶他們出去玩玩，去那裏？對面那教堂前的草地好，比較蔭涼，天主，你給我中馬票，使太太不作嘔，讓我清閒點過活，使孩子們都幸福，那麼，我就信仰你，我就要成爲你的信徒。教堂尖頂高，但卻不能令人感覺得什麼，冷笑了一聲。

「讓公爺的符，帶在身上會保平安。」

「媽，今天過車禍死亡的夫婦身上不是也有讓公爺的符？」

「作孽！」

夜已開始起色，月亮在西邊。蚊母鳥在啾啾啾樹枝叫得很快。隨著雙隻長長的影子，腳步有點蹣跚。很疲憊，很疲憊了。夜總會是沒有休息的，每夜九時開始，到一點止。喇叭是一直插在嘴巴不放下來的。口唇早生了兩個繭，四周很掛，現在倒下去，沒有人會發覺。本來明天可以請假的，但是布店老板今天把紅布條換出來了，上面寫着：憑大眾要求，決定延長買賣兩週。生意人的技術。唉，唉，太太，妳趕快好起來吧，要不叫醫生打掉它如何？要不我硬會倒在靜夜裏沒人知道了，要不，我會放下一切，逃到天外去，要不，深山中硬會找到我，要不……推開門，一路進去，便遇到一樣東西，拿起來，放在燈光下看，是玩具火車。孩子們怎麼玩了不收起來？唉，頭很沉重，倒在布床上，太太在呢喃些什麼？玩具火車爲什麼還在旋轉？爲什麼它載滿着蝴蝶？爲什麼那隻木葉蝶也在其中？那本是一隻美好的。它盤旋，屋盤旋，天地也盤旋。S型的六元，M型的六元三角，不能少，虧本了，本是八元的。爸爸陪我玩。玩具火車在盤旋。失去的夢C調。星期天爲什麼不得空？木葉蝶不易捕到。阿龍委屈你。屋在盤旋。啾啾啾。阿龍你怎麼做？男人的眼淚G調。阿龍，阿龍。上帝能助我就信仰你。阿龍阿龍。爸爸三弟撒尿。哇哇哇。不哭。L型的賣完了。星期天去野餐嗎？天地在盤旋。阿龍阿龍！喇叭掉在地上嘩啦一聲。玩具火車、木葉蝶、盤旋。旋。旋……

暮色中

一群八哥鳥，吱吱喳喳的在那棵高大的老榕樹頂喧嘩着，像是在爭吵着一件緊急的事兒，夕陽的餘輝斜照在樹梢，片片葉子看來都是金黃色的。偶而被鳥兒們震落一兩片，便如飄落金片似的，令人有想走上去拾取的感覺。這棵老榕樹的右側，有一塊黑土的空地，三百呎長，一百二十呎寬，這便是我和母親依賴着過活的菜園。

我們在這塊空地耕種，已經八九年了。時間過得真快。八九年來，母親和我相依為命。這塊空地，有許多人向政府申請建屋，幸虧都沒有被批准，因為政府曾計劃把這塊空地，連同鄰近的木薯園，用作興建廉價屋。政府後來又未曾動工，我們便把它闢為菜園，阿光伯搶了三份去種木薯。

三個月前，我們突然接到通知，這塊空地，不准我們再種植下去了。這是因為政府已改變主意，把它批准給別人建設棉織品工廠。當我們得到這消息的時候，母親靜默了好一會，手裏抓緊着那份日曆，微微的顫抖着，好像要抓住那日子，不要給它溜過去。當天傍晚，母親吃得很少，她在飯上加了許多醬油，還是無法把一小碗的飯咽下去。最後，她把飯碗丟下，緩慢地低聲地說：

「阿妹，妳得去找份工作了。」

自從爸爸過世後，母親便替人割膠，後來，搬到這塊空地，我們靠種菜過日子，辛苦是辛苦，當看到菜苗青又嫩的時候，心中自然又會樂得笑開了。幾年來，我和母親把大部份的時光，消磨在這塊小菜園裏，好像處身在無人的深山。今天，是我們收割最後一點的菜了。明天開始，我們將不再踏這些黑土。這些黃活過我和母親好多年的黑土，此刻正散發出陣陣芳香來。

那個草棚，我們搭來存放茶水點心和用具的，現在也被斜暉浸透，那墜落地攤在沿邊的乾茅草，有如一條綠的白髮，輕輕地搖動，像個親切的老太婆蹲在那邊。母親坐在草棚旁邊一塊石塊上，期望著那片空蕩蕩的園地，兩手攤放在膝蓋上；手指顫落地垂掛著，像那次，爸爸下葬的時候一樣，一句話也不說。夕陽餘暉的照曬之下，她額上的皺紋陷得很深，腮幫子下垂，嘴角微微顫抖著。良久良久，她才用那又髒又皺的長衣袖，擦了擦鼻子，好像失去了什麼寶貴物品似的說，聲音很低：

「那裏還可找到如此一塊地？」

暮色中，母親如一尊古老的泥像。我望著她，覺得她很可憐。我從來沒有過這樣的心情。平時，我只是陪她來種菜，時常有著無可奈何的心境，而且，我時常埋怨，這樣日做夜做的，不但賺不了錢，且被許多人瞧不起，這個新村中，只要一提起賣菜妹，誰不曉得那便是我？每天清早便向霧裏奔跑，沿門挨戶的去叫賣，我確實不喜歡，我曾經多次反抗母親的吩咐，不去叫賣。有一次，凌叔叔要介

紹我去市場去當售貨員，我當時很喜歡，母親却阻止不肯讓我走。我氣得當夜不吃飯。母親沒說話，坐在燈下縫衣服。我看看她那要一針一針地縫著縫著，她背後一團影子，隨著她的微微晃動而晃動著。

「妳爸不在了，妳又去外頭工作。」她忽然這樣低聲地對我說：「我不慣。」

她低下頭去，把線咬斷了。我伏在桌面上，不願再看著她那孤絕的樣子。窗外起風了。她關了門，回頭又對我說：

「妳如果想去，也由妳。」說完，她到灶頭去，把剩下的蝦米剩醬在碗裏，端過來，放在我面前：「吃吧！」

我把碗推回給她，說：

「我決定不去，您吃吧！」

她坐下，一口一口地吃起來，好像味道特別香甜似的，一下子便吃完了。

那次過後，我便不再提起要出外工作了。每天清早動力去賣菜，下午勤勞地施肥澆水翻泥土，直到暮色沉沉才回家。這塊地方雖小，却整片是綠油油的菜兒，沒有半畝被荒掉的。現在却不然，望著一片沒有榮養的土地，雜草已開始生長。那角落裏的老茄子樹，還留有一兩枝長不大的玄茄子，等著枯死去！我不免心中有一層傷感。拾起地上的肥團向那些老茄樹拋擲過去，那邊好像站著一個個油頭肥腦的棉繭廠老闆！

母親慢慢的站立起來，走到那草棚背後的井邊，慢吞吞的汲上一桶水來。母親彎下腰去洗手。然後又捧起水來洗臉。好像那是聖水，洗了一臉又一臉。我還記得，這口井，是母親在決定通靈為生時，請兩個印度人，以二十五元的代價挖成的。其水源很好，清澈沁涼。我還放了不小小魚在其中。我隨後走上去，望了望井水，多美的水呀！它在井內搖蕩着，發出輕輕潑潑特潑特的微嘆，魚兒已全部躲在水底。牠們不知懂得命運這回事嗎？牠們是否知道自己還有幾個日子可以白在地活着？

在我們靜默中，太陽已全落入山中去了。天空中倒瀉下片片紅霞。母親好像一個盲眼的老婦人，正在暮色中不知所播。往日總是她叫我：阿妹，阿姐。今天，我沒聽見她出過聲。一陣微風吹過來，把她的香香白髮吹散了，我的長髮也飄動起來。我掠了掠頭髮，望見天空飛過最後一隻歸鳥，啾的呼了一聲。

「媽，回家吧！」我走近母親身旁，輕輕說。

母親用手輕輕在地跟尾抹了抹，悄悄地把鐵鍋提起來，擱在肩上。遠處傳來一陣軋軋的聲音，母親厭了厭，仔細聽了再聽，問道：

「那是推泥轆的聲音嗎？」

「不，那是碾米車吧！」我望着她帶有點恐懼的臉孔，像哄騙小孩子似的說。

「它遲早總會來的。」她說。她今天走起路來又慢又踟躕，好像是戴了過份深度的近視眼鏡似的。

：「這塊地將被推平，建起一間與我們毫不相干的工廠！」

天黑下來了。我和母親正走在彎彎曲曲的小徑上，母親走在前頭，我跟在背後。非常關心的看着她，我怕她會在昏暗中跌倒。便走快兩步，緊跟着她。

——一九七五年

玻璃

「……傑克倫敦十一歲，便成為養活一家人的唯一依靠者。這位可憐但勇氣百倍的孩子，早期的人生路上便嘗和饑餓、孤獨結為伴侶。但他却不浪費半點時間，他喜歡書本，他常讀關於冒險航海，探險登山的故事；他在床上讀，吃飯時讀，在人家遊戲時讀，隨書中人物喜極而手足舞蹈；隨主人公哀傷而憂悵終日。……他只十一歲，他就開始正視他眼前變幻的世界。……他一生航過海，賣過報，做過估價，當過苦力……。」

陳清和把手中的「傑克倫敦」放下，閉目遐想，找出他和傑克倫敦相同點。他沒有了父母，只靠兄姐照顧；他今年十二歲，六年級快畢業了。他喜歡讀書，喜歡冒險故事。他有倔強性格，不願屈服在難題之下。環境的陶冶之下，他懂得正視自己前途，懂得為前途而掙扎。陳清和嘴角微微一笑，再捧起書來，看傑克倫敦如何反擊命運的壓力；如何長大起來。

小學畢業儀式過後，許多同學都吱吱喳喳的嚷着，三五成群，商量着七個星期的長假，到底有些

什麼節目。有些說要去星加坡；有些說要去檳城。另一些說要看戲、玩打撲魚、放風箏之類。陳清和却孤寂的站在校門外。他心裏頭亂紛紛，摸得不定。他站在樹底下，斜斜的陽光圍繞着，他上半截藏在樹蔭裏。他睜起眼睜睜來，看着面前那條長長的馬路，車流在蠕動着，車上的玻璃鏡子反射着刺眼的光芒。

校長向老師們握手道着「假期快樂」。陳清和聽了心中麻麻的，是所謂難熬吧？也許。不過他愛心的還是自己的升學問題。他望着那排在學校對面私人住屋離巴上的韓江中學招生的布條，他想了許久，還是決定要升學的話，就去韓江中學。生活教育他太多了，他懂得自己作決定。

他把手中的廢校證書摺好，收入衣袋中。他向前面的長街走去。陽光從他背後照來，他總跟着自己的影子。時間還早，他不想回去住所，雖然房裏還放着好多本自己要看的書。他早打算在這漫長的七星期中，要看最少十本書、名人故事三本，那便是富蘭克林、林肯和愛迪生；探險故事三本，那便是金銀島、魯賓遜飄流記和海底探險。另外四本是關於文學的，如馬克吐溫的頑兒流浪記、安徒生童話、拿破崙東征故事等。這些書他珍惜如寶貝，其中有些是哥哥買的，有些是老師送的，有些是自己買來的。

他走進書店，見許多同學圍在書架前翻閱花花綠綠的連環圖書。這些他一點也沒有興趣。那些藏在玻璃櫃裏的，不啻中文的還是英文的，他卻非常興趣，他每日正在苦讀英文，因為他決定在初中時

，便要會看英文書。那些玻璃櫃裏的書，一本本向他招手。他站着凝視良久，不知不覺地伸出手去，想拿過來翻一翻，可是却碰着了那層冷冰冰的玻璃，把手指都弄痛了！背後有同學發出噁噁的笑着，在陳清和來說，那冷笑着是那塊玻璃發出來的。他縮回手，挿入褲袋中摸了摸，只有兩角錢。他突然想起，他曾經過過一則新聞，說某國有一個能够穿越玻璃及牆壁的兒童。如果他有這種天賦才能該多好，可是那只是個妄想。陳清和心中起了一陣子的沖動：他想一拳打碎那討厭的玻璃！

他走進鞋店，玻璃櫃內擺滿各款式的鞋子；走進裁縫店，也是一個個玻璃櫃；玩具店內也滿是玻璃，戲院也是玻璃，旅店也是玻璃；玻璃玻璃玻璃，真是個玻璃的世界了，討厭討厭討厭！他揮動拳頭，好像準備與敵人打鬥的樣子。

兩華醫院側及蕉花河交界處，有一檔雲吞麵。平日生意並不壞，不時可以聽到叫喊「雲吞麵乾的一碟」；「雲吞麵煮的一碗」。其中一個孩子，捧着麵在桌與桌子之間穿梭的，便是陳清和。從去年開始，他就知道自己要讀書，必須自己去工作。大哥和姐姐雖然願意供給他們讀書，那畢竟不是很容易的，因為大哥和姐姐所賺的錢是十分有限，他們要維持自己的生活，已顯得吃力了，在這萬物騰漲的時候，陳清和也要談找份簡易的工作，吃上一碗飯。於是，由朋友介紹，他便開始在這雜貨舖當幫手。他生性靈敏，思想老成，復得老板喜歡。除了供給每日兩餐之外，每月還有些許的零用錢。因此

，陳清和的買書費用，全部不用愁了。每天他早上去上課，下午一放學，就往房換了衣服，便來這櫃子工作。等到傍晚，他才回去做功課。這樣的日子，對一個十一二歲的孩子來說，的確忙碌了些，可在陳清和這個早知命運是怎麼回事的孩子來說，卻不覺得怎樣，他反而因吃得足，睡得沉而不會顯得太蒼白。

「小弟，你和別的孩子不同，你得要會想，大哥和姐姐都照顧不了你，你得照顧自己那。」大哥晚上回來，站在窗邊，望着窗外，深吸着煙，低低地說。陳清和躺在牀上，雙手掌壓在額下，沒有應哥哥。這樣的話，哥哥不知重複說了幾次，每隔不久，便要說一次。每一次，大哥的口氣都是一樣。大哥在看報，讀到一半，便會突然而說：有時從街上回來見清和尚未睡便要說：有時當他躺在牀上，不能入眠時也會這麼說。父母親的早逝，使他們兄弟相依為命，因為大哥只能租一個房間，姐姐只好住到親戚家中去。在孤獨的日子中，磨練得他失去了童年的日子。有時他靜靜地坐在櫃旁發愣，實足像個小老人，孤寂而憂傷。

白他讀過「傑克倫敦」的故事後，他心境也就開朗了許多，究竟自己的命運，還不會輸給傑克倫敦。他從那種逆境中居然堅強地戰鬥到底，而成功地做了文學家，陳清和有什麼不能？陳清和也不會輕易向命運低頭！

他雖記得去年，當他初到那個櫃工作時，面孔總是有點熱辣辣的感覺；同學們又叫他做「排麵仔

」，他當時就想停下來不幹了。大哥却對他說：排麵又不是打劫，有什麼可哭的？小弟，你和他們不同，你要自己去撞，你要比他們會想。你知道嗎？小弟。於是，他時常想，想自己為什麼和別人不同；想自己應該如何和他們有別；想自己要如何在生活中掙扎和長大……

假期已經過去兩個星期。在這兩個星期中，陳清和過得很扎實。他每天上午到櫃去幫忙，中午回住所沖涼；過後又再到櫃去，直到傍晚才回來看看寫日記。他看完了富蘭克林，他記住富蘭克林十歲時，思想伶俐，好學不倦，自幼就喜歡讀書。他也看完了魯賓遜漂流記，他佩服魯賓遜的那種征服孤島生活困難的精神。他做好學識，吸取故事人物勇敢倔強的精神和意志，只要有機會，他一定要表現出來。他想着想着就睡去了。

他發覺自己竟走進一個玻璃室內，四面全是透明光潔的玻璃，他要喊也喊不出聲，他要動也不能動。那些玻璃突然慢慢倒翻下來，壓在他身上，他大叫，走開，走開！鬼玻璃，鬼——玻璃——！他驚醒過來，滿身大汗，手中抱着枕頭。回想夢境，心有餘悸！回頭看大哥，却呼嚕嚕地睡着。他倒沒有想到那令他討厭的玻璃，竟然會使他做起惡夢來，更增加了他對玻璃厭惡！他想想，原來這幾個晚上，他在華蓋街保齡球場大廳附近賣晚報的關係吧！那座建築物的底下，全都是光潔的玻璃，在燈光照耀之下，似乎看不出有玻璃的存在呢！

幾幾天，偶然遇到賣報的黃叔叔，談起賣報的事，黃叔叔鼓勵他來做報童。黃叔叔是陳清和的遠

親，平時很少見到他，現在見到，可能是陳清和生命的轉捩點。他爲了橫想多賺些錢來準備升中學時使用，也可免了哥哥和姐姐們的一些苦惱，他毅然答應下來。而黃叔叔卻給他浮議每份五分，只要能賣五十份，便有兩塊五角錢。一夜兩塊五角對陳清和來說，是個了不起的數目。於是，他被指定叫賣的地點是華蓋街保齡球場一帶。那連人來人往，都是知識份子。幾個晚上打從八點開始，陳清和便在那邊高舉中英文晚報，伸向過往人客及那些進出保齡球大廈玻璃門的各族人士。好多個晚上他都只賣完四十二份，無法突破五十份。這使他心中很不爽快，他必須要更靈敏，因爲和他同在一起的，還有一位印度小孩，時常搶他的生意，他們誰也不讓誰。

拆城保齡球場大樓的紙簾，全是用光潔的玻璃做簾。十二呎一枝柱子，那四方柱是用黑色磨石砌成。柱與柱子之間，用紅磚砌着一道二呎多高的矮牆；矮牆上是透明光潔的玻璃簾，分割成兩塊，高八呎，寬六呎，用深褐色的木框鑲着。玻璃外邊的矮牆上，左右石柱下，各放置一盆青蔥的盆栽。這樣，在室內日光燈的照耀下，玻璃便隔去了，顯得室內室外通空透氣。室內靜靜的氣氛中，電動樓梯不停地蠕動着，許多人上上下下，陳清和向他們高舉晚報，幾次想衝越玻璃隔着的紙簾而過。這些可恨的玻璃把他的生意給阻擋了，正如它把那些他希望接觸一下的書本給隔開了，他越發對玻璃生厭起來。

陳清和東轉西轉，今夜似乎人特別多。他手上的中英晚報竟然賣剩兩份，今晚必定可以突破五十份大關！現在才十點半。他心中又高興又緊張，他向自己挑戰，在五分鐘內要賣去手上的兩份！保齡球場大樓下的玻璃門口站着那與他預生意的印度孩子，他便是他的敵人！他向他挑戰。如果不是那層玻璃屏風，他便可以站在電動梯子下，於是那玻璃也像他的大敵！他心中有些念。望了望玻璃簾，他有多麼的憤慨！喜馬拉雅山夫已曾被人踐踏過；月球也曾被人踐踏過，那一點事人做了？我只若能撞破這些鬼玻璃，我便可以毫無阻擋的穿越走出室內。他突然想起了一個吃玻璃的小孩，在街邊表演，把一塊塊的玻璃嚼碎了咽下去。呼！他對着那光滑滑的玻璃發出冷笑。正在這時，玻璃內有一個洋人正向他招手，於是他急忙向前跑，他下意識地要突破五十份大關；要征服玻璃的阻擋；他要飛躍進去！在到那間，他胸中湧現了一股勇敢的卻沒有想及後果的征服力，猛然向那塊玻璃沖撞過去！轟然一聲巨響，割裂了室內靜靜的空氣，玻璃果然碎裂了。而陳清和却仆倒在地，那隻腳架在紅磚牆上，足跟部份，被玻璃的反擊割傷了，深可見骨。那紅紅紅紅的血，泉湧而流！驚愕了許多人。

「鬼——破——一——塊——」陳清和勝利地抖了抖身，喃喃地說完，腦子裡便一切都靜止了。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

彩球

他坐在廳中靠牆的四方桌旁，喘了一口長氣，右手微抖着扶起那隻缺了口的茶壺，左手抓住杯子，斟了一杯水。然後，他打開從神架支柱角邊拿下來的小紙包，把一粒粉紅色的藥丸，放在右手掌中，看了一眼，便微抬起頭，張開口水靈靈的口，把藥丸拍到口中去，迅速捧起那杯水來，勉強的把它送到肚子裏去，他微微的，沉重的吸着氣，僵僵着背，向門外看了一眼。

阿祥在門口一截椰樹上坐着正在用力的吹着一粒汽球，呼呼呼的，他一口氣把汽球吹得如拳頭般大，一轉氣，那汽球又縮了回去，就這樣一漲一縮的，堅持了很久。坐在廳內的他，看見阿祥這種舉止，心中突然一陣絞痛，緊閉着雙眼，沉重的頭，跌落在手腕背上，微微搖了搖頭，咕哝了一聲。

過了一會兒，他再抬起頭，向外看的時候，阿祥已把那粒汽球吹得飽滿，而且，還把吹口打結起來，在那邊向上拍打着，很高興地笑起來。那球被拍打了一下，便向上飛，然後又輕輕地隨着風向飄落下來。阿祥便追過去抓；有時連抓了兩三下，才把那粒汽球抓住。

「阿祥，拍過來，拍過來。」

突然聽到一個小孩的叫聲，是在屋旁邊，他看不着，但他一聽便知道那是鄰居的阿麟。他剛才曾激起的些兒的驚喜，霎地消滅了，他明白那粒汽球並非阿祥吹起來的，阿祥是吹不起那汽球的。阿麟今年七歲，而阿祥已經十五歲了。

那粒汽球被打在空中飄着，它是紅色，青色，黃色夾雜着藍色的四彩球。陽光從椰葉縫中，一絲絲的漏下來，射在彩球上，閃着光。阿祥在仰頭望着它，陽光漏落在他的臉上，他眯着眼睛，張着口，雙手却垂着。那彩球落下了，阿祥却沒追上拍打。看看快落在地上了，一個影子從屋旁內出來，敏捷地把手用力打上去，那是阿麟，他打了球又閃回屋旁去。啊——哈，啊——哈。阿祥拍着自己的腿笑。他那條過份大的深藍色褲襠布褲子，鬆鬆落落的掛在肚圍上。

他又一陣感到頭暈地伏下頭去。他緊閉雙目，一團黑暗中，彷彿有無數白花在飄落，在散開。

在阿祥四歲那年，他請一位著名的相命先生，為阿祥批了一份八字。他識字不多，不會看那紅紙黑字的東西，只見成張批文，又是難又是點。最令他記得的是，十五歲高中，十八歲繁華，廿一歲立室，卅一歲憂憂。……相命師亦說，阿祥是顆財星，五歲過後，父母生意便會隨之而興旺。阿祥的爸，聽了笑咪咪。當夜，他把阿祥抬在肩頭上，去伯公廟觀看潮州班，台上鑼鼓聲聲響，一個穿着紅衣，畫着兩撇鬚鬚的馬夫，搖着一枝馬鞭，轉了一個圈子，走到台旁，做個拉馬狀，拉出一匹白馬，騎在馬背上的，是一位女扮男裝的狀元。他馬上偏過頭，往自己頭上的阿祥時：

「阿祥看狀元，阿祥看狀元。」

在回家的途中，他問阿祥將來做什麼？阿祥只跟着說：做——做——做——。他馬上接下去說：

「做狀元。」

阿祥還是跟不上來，只是做——做——做——。把他引得哈哈大笑，又是親又是吻的，把阿祥抱得緊緊。

自從他和阿花結婚以來，他老是等着自己的結晶，可是，不知到底阿花不爭氣呢還是自己不行。自己買豬腸粉的三輪車輪胎，不知換了多少條了，阿花可卻沒有報喜的現象。

「假如你這個月有了孩子，我就買便兩瓶銀酒。」他時常這樣對妻子說。阿花當然也很希望自己能懷孕，實現丈夫的願望，可是，每個月到了時間，阿花便會帶着歡喜地向丈夫苦笑。阿花自然看得出丈夫的失望眼神。那又有什麼辦法呢？

時間在他每天「豬腸粉，豬腸粉」的叫喚中溜過去，他等待應該來的東西還沒有來，他起先埋怨妻子不中用。後來妻子還是不中用；他就轉怨老天爺不幫忙，老天爺還是無動於衷，他便低頭承認自己命中註定。他不停地拜白虎星君；在觀音殿面前賜白花；在註生殿前許宏願。看看白鳳丸盒子堆滿在架子上，三鞭酒，壯陽酒的空瓶子丟滿榻榻榻下。心中的彩球還是一粒粒的落下，破滅。他復在傷。有一次，他在街頭喝得爛醉回來，哭了一夜。妻子替他揉背，哄他不要哭，領個來養吧，妻子說。

，以前她姐姐也好久不生，後來領了一個女兒回來，不久便懷了孕，而且，一連生了七個。

就這麼半哄半騙的，把事情定下來了。不久，他便領了結婚的兒子來養。他的姑姑一連生了六個男孩，個個聰明伶俐，誰希望娶個女的。他姑姑對他說，如果第七胎是男的便給你，是女的便自己娶。結果是男的，他高興得跳起來，好像是自己妻子生了男孩一般，一直說天阿公有眼晴，送了個貴子過來，他包了個三百九塊大紅包給姑姑，換來了個紅紅胖胖的小娃娃，當天可忙壞了他這個初為人父的人了。他拜神，謝福。想了老半天，取個名子叫阿祥。起先叫阿福，後來叫阿財；想想不夠好，便叫阿寶吧，隔天想想還是叫阿祥好。阿祥就這樣地在幸福中長大。

「阿祥長大要幹什麼？」他又問阿祥。

「做——做——」

「做醫生，大賺錢！」他告訴兒子。

那是阿祥六歲的時候，妻子生了病，請醫生來看病，花了一大筆錢，於是他不讓兒子做狀元了，要做醫生，能做醫生，也就是「高中」的意思。而且，醫生為人看病，收費昂貴，容易「繁華」，合乎八字。

妻子患的是血癌，不過半年，便死了。他悲痛了一個時期，而後，他便在他賣豬鬃粉的三輪車後架上，綁上一個枕頭，每天抱阿祥坐在車後架上，出來叫賣。有人見他這樣帶着孩子出來做生意，便

勸他再娶！他便笑着，看看阿祥，替阿祥揩去滿臉的汗。

黃昏，他時常牽着阿祥，有時背着阿祥，有時又被阿祥騎在背上，在火車路上玩，跑着，笑着，教阿祥數鐵軌下橫着的枕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阿祥跟着數：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他拍手說：「乖！乖！」

「爸爸教你唱。」他坐在鐵軌上，拉阿祥在懷抱中：「一二三四五，阿祥讀書不怕苦。」

「一二三四五，阿祥苦不苦。」阿祥說：

「哈哈！哈哈！」他聽着阿祥笑：「還有，還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阿祥長大賺錢給爸爸吃！」

他輕拍着阿祥的臉頰，笑着真開朗。低低的對阿祥說：「長大，你要做醫生，工程師，做部長，做議員，統統都能賺大錢的，知道嗎？那時，爸爸便可以跑起腳來享福了。不用再去做乞丐生意。可惜，你媽媽沒那份福氣，這麼早就去了。」他不覺眼角有點濕。

一陣火車的長笛，把他驚醒，拉了孩子，驚惶的離開鐵道旁。一列長長的火車，喀喀喀的沖過去，把他剛才教阿祥認數字歌時掛在鐵軌上的十粒石子，碾得粉碎。

兒子上學了，他早上趕着出去賣豬鬃粉，中午提早回家，為兒子沖涼，餵飯，才送他去上學。回來才又端着箱子去做生意，一直到放學時分，他便順道去載兒子回來。

「阿祥把先生教你的書唸給爸爸聽。」晚間，他照顧兒子讀書，兒子雖然呿呿呀呀的，他聽了也開心。第一次兒子捧着成績單回來時，果然是全部用紅墨汁寫的分數，他看了也開心，他認為孩子還小，竅門還沒開，慢慢來。一年級不重要。他聽人家提過，有個姓蘇的人，廿五歲才開始讀書，結果也是做了大官。鄰居有個孩子也是這樣，他母親去向神，神說他要十一歲才開啓智慧之門，因此她特地去學校通知老師，不好打罵她兒子，上了五年級，他自然會聰明起來。

門前空地上種的番薯芋頭等都已收割了好多次，那裡種子的翻轉也已開過一次花。阿祥還是每天要爸爸過去上學，就學載他回家。成績報告書上從來沒有見過數字出現。這個時候，他才不時的對着兒子撒搖其頭。

「阿祥，你不好使爸爸失望啊！阿祥。」

那天，姑姑做故到來拜訪，目的自然不外是要看看阿祥。她告訴他說，她大兒子嘉凌已擇日開張自己經營的醫藥所；二兒子嘉讓也在大學當助教，三兒子嘉志留學英國就要回來，四兒子嘉榮也已進入大學，五兒子嘉進已快唸完中學，六兒子嘉華已踏入中學……阿祥今年讀幾年啦？五年級啦？囑，要考政府的考試啦？你也快拔出國了。

「出國就不敢想了。姑姑，我沒有那通命水，只求他將來能够接過我的轎子，賺兩口飯吃便好了。」

「你呀，費了一世人雞腦粉，現在還想把這担子轉給阿祥，未免太不長進了。」

「阿祥不行，姑姑。那個父母不望兒子出頭？」

「阿祥怎會不行，他兄弟們個個都行啊！」

「姑姑，我的祖先沒找到個好風水吧！你的女兒今年也快十歲了吧？」

「三年級了，怪可愛的，她是么女呀，她父親啊，愛她如寶貝，我本要帶她來，他老不肯，說這麼熱天氣出門，怕中暑。」

「姑姑呀，真好命水。」

「每個人都這樣說我前世有修行，其實，那會有什麼，也是兒女們自己懂事自愛罷了。」

「命水好，種瓜不用除草。妳的希望一個個的實現了，妳該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你也快了。轉眼呀，阿祥就中學畢業。」

「不敢想呢，姑姑。」

「那有父母不想自己孩子做大事？你呀，千萬不好省錢，要供阿祥讀工程，這是蠻有前途的。」他微微嘆息一聲，他不是沒有這樣想過，阿祥四歲開始，他便替阿祥排八字；把希望寄托下去，他一直相信阿祥將來一定聰明伶俐，因為姑丈和姑姑都是伶俐人，他們的子孫，個個都了不起。可是，後來他發覺阿祥天天跟他去做生意，汗流滿臉都不懂得一掛；跟他下來自由走動也不要，老是坐在

那車後架的枝頭上，雙足吊着，像兩根木棍的。他還不放棄希望，他送兒子上學，教兒子讀書，陪兒子玩耍。結果，兒子的成績一年比一年差。他暗自傷心，他失眠又失敗，他老是在閉住眼看，一團黑暗中，看見一粒一粒的彩球在飛轉，一粒一粒的彩球在破滅。有一個深夜中，他忍不住，看看張口而睡，口水浸濕枕頭一大灘的阿祥，他隨着自己的胸臆，隨在窗簾，口中說：什麼風水，什麼風水？什麼命，什麼命呀？

新年時候，太陽一出來，他便把阿祥拉醒起來，告訴他今天是新年，換套新衣，爸爸帶你去拜伯公廟。他還給了阿祥一個紅包，用手輕輕拍了阿祥的頭三下，說：過了新年快高長大，聰明伶俐，知書識禮。

在伯公廟前，有一個老人在賣會升空的汽球，阿祥看得歪了頭，他買了一個給阿祥，不到一口工夫，阿祥手中的汽球便騰空飛去了，阿祥仰着頭，看得口水從嘴角滴了下來。

他爹了一把香，然後誠敬地為兒子求文籤，搖擲搖擲，唸呀唸的，略略地跳出一支二十九號籤來。他去領了籤，央求抽籤的老伯唸一唸：

自幼為賊任匪謀
財祿豐盈不用求
若是近身謀望事

秀才出去款元回

「是支上籤，阿祥，你求的是誰的籤？」老廟祝張開缺了牙的口，低低地問他。他回答說：是兒子的，今年十二歲了，還不懂性情。他希望老廟祝深一層解釋下去。

「很好呢，阿祥，籤內解說：自小至大，無阻無礙，作意普謀，功名遠大。」

他嘴角牽起一絲笑意，回頭看出廟門口，只見阿祥手中拉着三粒汽球，頭仰望着天空，笑着。他一時激起的那一點點的樂意，頓時消逝了，他撇下籤，走出去，一踏出廟門便大聲地叫：

「阿祥。」

阿祥回過頭來，指着天空：「球飛得真高，真趣味。」

「你把紅包錢都買光了吧？」他拉住他，搜他兒子的褲袋，空空如也：「傻瓜，真是個傻瓜。」

「球，很多，飛高，真趣味。」阿祥還是仰望天空，又準備再放一粒球飛上去。

他離地望向高空，在蔚藍色的晴空空中，有四五粒球在升高，像拳頭般大小，紅紅綠綠。

「回去拿綽綽着來放。」他拉着阿祥，伐開步子要走，廟祝跑出來，把籤文給他：

「你兒子的上籤。」

「丟了吧，伯公在嘲弄我，騙的，回去，回去！」他從來沒有這樣兇過。幾年來，他寄望兒子聰明伶俐，他相信祖命師傅替阿祥請的八字；他相信神的指引。於是，他把一切放在兒子身上。他寄望兒

子出人頭地，爲他爭光。他想，如果相命師把八字排差了，他今天也不會這樣心酸。如今阿祥明明站在門口把彩球一粒粒買來放它飛，伯公還給文箋說什麼「秀才出去狀元回」。屁！他越想越氣，氣得心胸快要爆炸。

「阿祥，你不用上學了，還是幫我學做生意吧！」他對阿祥說，阿祥點了點頭。這以後，阿祥就過了學，每天幫父親洗盤，洗孩子。回家走到斜坡時，他便叫兒子用力推車，有時，他也教他切豬腳粉，放料，算錢。

「賣豬腳粉也能養活一家，只要勤快些。」他對兒子說。他不再提起工程師，醫生，部長，議員能賺大錢的事，現在，他得空就說了一些二十四孝裏頭的故事，給兒子聽。

三年在他不停叫喊聲中過去。自從妻子去世後，他本以爲兒子可以作他的伴，可以和他談些話，和他說些笑話。可是，他不但沒有減少寂寞，反而加深他的寂寞與沉痛。阿祥在家，不是坐着像木頭，就睡得像豬，對他說話，他多數不答應。有時却獨自啾啾哦哦。這是別人的孩子，自己命運不濟，領過來養，疼他自然應該，打罵又會給人指責；有時他想，早知這樣事可不要孩子，想來想去大概也是前世欠了人的債。結婚的孩子，個個都不起，却個個這個不行。這不是命中註定是什麼？他對阿祥不敢再有大約希望，現在只是希望他能好好地繼承他的工作，學會獨自去賣豬腳粉，也可養活自己。

「阿祥找數錢。」在咖啡攤上吃了豬腳粉的人，拿了一張十元的鈔票給阿祥。

「爸，找多少錢？」

「多少錢？」

「二三四，四盤。」

「收塊二，找八塊八。」

阿祥在抽屜中數了又數，因爲鈔票只有五元，那些銀幣，到底要如何湊足來找給人家，他始終弄不清楚，做父親的看在他眼內，感覺在心裏漲，火在頭上燒，把兒子向旁邊一推：

「媽的老子養你這個欠債鬼！」隨即把抽屜把錢拿了叫兒子拿去還人家。他不禁腳有點抖，心中輕輕的說：「阿花嫁就好，老早去了，免受氣！」

回到家中，頓感身體不舒服，一陣寒一陣熱的，拿了個外感散散的盒子做樣本，叫阿祥去街上買兩盒。

「不要不要，我不敢去！」阿祥說。

他只好抓件衣，套了下去，雙眼茫茫的向街上走去。

本以爲是小病，吃些成藥就會好，可是連吃了三次都不見效，隔了兩天，越來越不對，只好去看私人醫生。今天是第四天了。病狀還不太好。他服了藥，忽然想到會不會就像妻子一樣，一直病下

去，直到軟弱而死？

他又放眼到門外，阿祥抓住那粒彩球，撲着撲着，發出吱吱叫的聲音。太陽已偏西，斜斜的陽光沖入門來。他突然想到，如果這樣躺下去，阿祥怎麼辦？本來想養個孩子來防老，現在，自己却爲了兒子日後能否養活自己而操起心來。如果他真的就這樣死去了，阿祥恐怕當乞丐也找不到來吃。真是作孽，前世的冤孽。

他看出去，一陣輕風吹進來，他看見地上的陽光向內爬，他把十隻手指擰在髮間，手肘支在桌面，再一次的哭出聲來。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

DI-WAKTU SENJA

OLEH CHIT FAAN



暮色中

棕櫚叢書 7

著者：菊凡

出版：棕櫚出版社

PENERBITAN PALAS
SUNGEI BONGKOH ESTATE
BEDONG, KEDAH, MALAYSIA.

印刷：康華印務有限公司

KHUNG WAH PRINTERS SDN. BHD.
8 LEITH STREET, PENANG.

定價：馬幣二元五角

一九七八年七月出版 有版權 究翻印 •



棕櫚出版社



棕榈丛书（7）



暮色中

菊凡 著

电子书制作人： 陈政欣

E-mail: tcsin48@hotmail.com

制作日期： 2010 年 9 月 12 日